

北方文叢

紅旗呼啦啦

柯藍著



大光明影業公司
劇務部

南洋書店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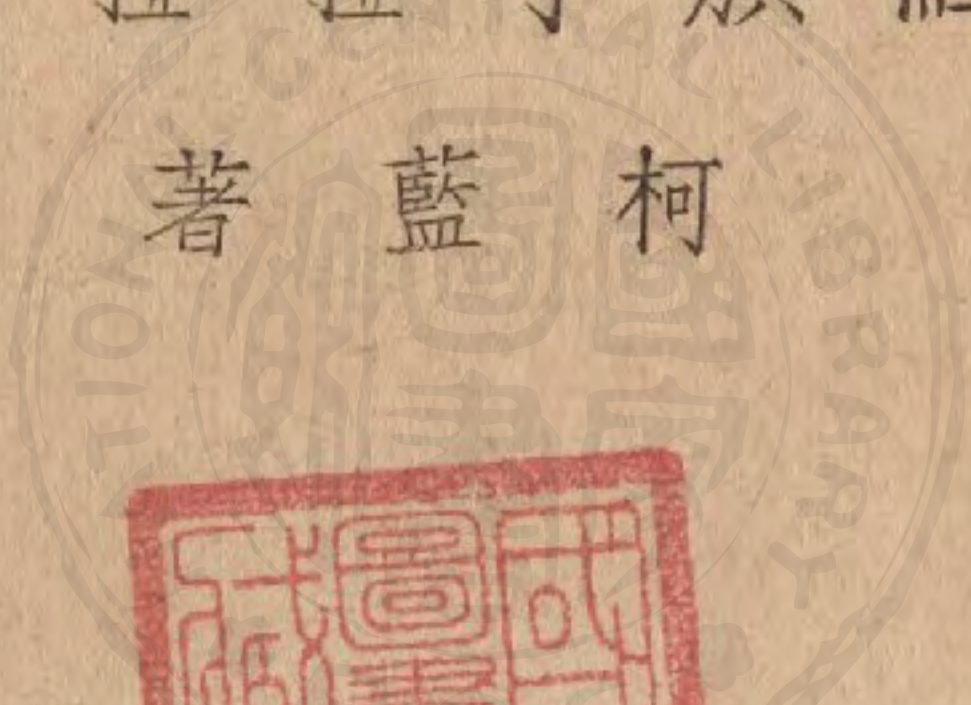


周而復主編
北方文叢

第三輯

紅旗呼啦啦飄

柯藍著



1947

南洋書店刊行





序

從民國三十二年，陝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開展起來了。黨政軍民，男女老少，幾乎沒有剩下一個人，立在這個運動外，袖手旁觀。因為這偉大的運動，能夠一直堅持下來，邊區軍民不但沒有被困死、餓死，還豐衣足食了呢。真正是勞動創造一切，勞動改變一切。在這運動中，羣衆的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一批接一批的產生出來了。同時，羣衆文藝的模範工作者，也一批批的產生了。柯藍同志就是羣衆文藝的一個模範工作者，他創作的「紅旗呼啦啦飄」，也就是一個模範的創作（當然不是說模範就沒有缺點）。

柯藍同志怎樣變成羣衆文藝的一位模範工作者，這情況，是我親眼看見的。他的這個作品，怎樣寫成，在羣衆中受到怎樣的歡迎，我也親自聽到了許多。因此我敢負責介紹，並敢說這是一個模範的作品。

羣衆文藝的創作方法是什麼呢？這也就是毛主席發明的兩個方法：「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因為我們的文藝工作也和其他工作一樣，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基本的方法也就同是一個了。事實證明，只有會掌握這個最基本的方法，才能創造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優秀的作品。柯藍同志的這個作品，就是在這種創作方法下產生的一個例子。



一九三二年上半年，柯藍開始去訪問邊區第一位勞動英雄吳滿有。他寫了反映吳滿有的幾篇文藝報導。當時我們就很稱讚他，說他真正開始同羣衆結合，寫出羣衆的作品了。以後，他不斷的下鄉，不斷的寫。就是說，他不斷的到羣衆中去，向羣衆學習，把羣衆中得來的材料，研究，加工，寫成了作品，印出來。作品傳到羣衆中去以後，他又傾聽羣衆對那作品提出的意見，有批判地來接收這些意見。他向羣衆學習，是各方面都學習。羣衆的生活、思想、感情、作風、言語、民間文藝都學習。他寫的也不止一種形式。羣衆性的小說、詩歌他都寫。他的生活同他的作品，都在「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這個方法下，鍛鍊着，進步着。「紅旗呼啦啦飄」是更充分的運用了這個方法了。他不但去仔細訪問過他書中的幾個主要人物，而且還去同他們生活了一個時期。他不止根據羣衆意見修改過一次，而且修改過三幾次。他讀給農民和鄉村幹部聽過，也交給有創作經驗又有些農村工作經驗的同志看過。因此，組織羣衆生產的規律，生動的生產競賽的情況，人物的心理、言語和動作，他都能做到相當的典型化。在推動進一步的生產運動，改進領導作風方面，這作品特別有顯著的效果。

我本想仔細分析這作品，作爲我們學習的一個範例。但因爲突然有一方便，可以把它出版，無時間多寫了！我只得從創作方法上，大概的說一說。我相信，把這方法堅持下去，就一定能產生更好更好的作品——把羣衆政治性和羣衆藝術性高度結合的作品。

柯仲平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七日于延安文協

延安臥虎鎮上，臘月十五這天，不知有了什麼事故，一條二三百戶人家的大街，人塞得兩頭不通。吆牲口的把驢站下，挑擔的把擔子放下，都停在東街西邊的場子上。場上搭了一個台子，人像插香一樣的站着。這時，南面過來了一班秧歌。秧歌隊一上場來，鑼鼓點如同大雨落沙灘，一陣趕一陣緊，一陣趕一陣密，秧歌隊的人手就一個跟一個的要舞起來了，東一扭西一扭。秧歌隊擺的是長蛇入洞的陣勢。這樣一來，場上的人都圍過來了。秧歌隊一過來，人就跟着踴過來，秧歌隊一過去，人也跟着踴過去。真個是秧歌隊上場來，船兒入水來，船推水來水推船。秧歌隊的傘頭一路扭一路唱：

櫻桃好吃樹難栽，小曲好聽口難開；

聽說勞動英雄到，咱們自己唱起來！

咱們唱個歡迎歌，勞動英雄生產多；

跟着英雄努力幹，吃得飽來穿得暖……

傘頭一個人唱着，把布傘轉個不停，後面跟的是一個指牛皮鼓的黑大漢，這人手臉被太陽晒得黑溜溜的，穿的藍襖黑褲，個子又高又大。只見他打了一陣鼓，把鼓捶停下來，正往

頭上擦汗，人群裏一個人拉了他一下說：「呃！他們唱什麼歡迎勞動英雄，勞動英雄是些什麼人嘛？」黑大漢擺過頭來，笑了一笑說：「誰曉得那號事？快啦！就從前面來了，那些人不是坐的四拾大轎，就是穿的絲羅綢緞咧！」正說着，只聽見喊了一聲：「勞動英雄來了，快打鼓！」黑大漢便連忙擂起鼓來。擂了一陣，好像過來了什麼人了，抬頭一看，只見前面過來了七八個披羊皮襖的莊戶人，還有幾個是婦女，胸口掛着碗大的紅花。政府一科長在前面引路，縣長縣委書記在後面跟着，老百姓見了都往兩邊讓路。黑大漢見了大吃一驚，忍不住低聲低語的說：「嗨！他們這些就是勞動英雄呀？哪一個我叫不出名來呀！這麼幾個好人手，要咱們秧歌隊迎成這個樣子？太虧折人了！」正說咧，旁邊縣委上的秘書趕忙瞪了黑大漢一眼，說：「人家賞了勞動英雄了，快不要瞎說！」黑大漢聽着嘴裏不說了，心裏可就鬆勁了啦！手裏的鼓捶慢起慢落，走着打着，把這些人迎到台子跟前。勞動英雄們就跟着縣長上台子，喝茶抽烟去了。秧歌隊被拉到台子左邊，也沒個坐處，也沒人理睬。黑大漢越看越不服氣，把牛皮鼓放下坐在土圪塔上，只聽見縣長說：「今天開全縣勞動英雄大會，勞動英雄是新社會的新狀元，是非常光榮的。大家要向勞動英雄們學習！努力開荒，把地種好，多打糧，有吃有穿，光景過好……」黑大漢聽了，心想：「把地種好就能當勞動英雄，那誰不能當呀？」黑大漢也不把縣長的話聽完，聽了一半句就胡思亂想。忽然台上有人說給勞動英雄發獎，台下幾班吹手就一哇聲吼開了。黑大漢走到前面來看，只見台上鑼頭、肥皂、花毯

子，堆了幾桌子，那寫着勞動英雄四個大字的紅旗子，被風吹得一飄一飄的。縣長滿面笑容的把這些獎品，送到勞動英雄手裏；一下，從場子那邊還牽過一條大犍牛來了，獎給了張萬財。張萬財從人群中牽着牛走過，牛頭上掛的紅綢，迎着風一閃一閃的。衆人見他過來了，直往兩邊退，讓出條路來，咂着嘴巴喊：「呃！這條好美牛！」黑大漢走過來，兩眼直瞪着牛，也不言語，伸過手摸了一下牛背，好像燒了手一樣，又趕忙縮了回去，心裏直盤算：「噯！這麼一條好美牛給萬財拿走了！當了勞動英雄真是又有名又有利！」這時，台下台上的，人手板拍得嘩嘩的，請勞動英雄講話咧。劉貴蘭，一個女勞動英雄，她站出來說：「咱們女人家，舊社會就站不到這台上來，到了新社會，咱生產好，紡綫織布，我組織了七八個紡織小組，教會了八個人紡綫，三個人織布，政府獎我做勞動英雄……」

劉貴蘭的話越說越多，黑大漢的心思却在張萬財的那條牛身上。他就不知道劉貴蘭說了些什麼，直到劉貴蘭說完了，台上人說送勞動英雄去吃飯咧，黑大漢才慢慢的揩起牛皮鼓，跟着秧歌隊叮叮咚咚的走起來。

臥虎鎮上最大的飯舖，擺出了大紅桌子，上的四碟子八碗，熱騰騰的香噴噴的，盡是說不出的好酒好菜，縣長親自提着酒壺敬酒，把勞動英雄吃成個紅光滿面。又是說又是笑，門外咧，秧歌隊的人，一共好幾十，都圍在門口看熱鬧咧。也沒見政府裏一個人喊：「要秧歌的餓了，進來跟勞動英雄一塊吃喝吧！」黑大漢在門口乾瞅了一陣，心裏氣得厲害，剛把頭

縮回去，忽然前莊勞動英雄張萬財，把他喊住說：「快回來喝酒吧！」黑大漢大聲說：「咱還能坐到那桌面上來？你是這個麼！」（伸出一個大姆指）我是這個麼！」（伸出一個小姆指）」說着，車轉屁股就走了，臉紅得像蕎麥稈子一樣。一氣奔回家裏。

二

黑大漢臉紅得像蕎麥稈子一樣，一氣奔回到家裏，臉拉得有二尺長，嘴倔成個醋壺壺一樣；他婆姨在鍋台邊問：「吃飯沒？」「吃飯！還是早上吃的。」「你們鬧秧歌連一頓飯也沒鬧上呀？」「他們在政府吃去了，我沒去！誰希罕那一頓！」他父親坐在炕上見這臉色，便大聲說：「黑三！又要牛脾氣！又跟誰賭來？」「我們鬧了一天秧歌，」他說：「政府也不請咱上館子！那些勞動英雄有什麼牛的？還吃的八碗，咱就不是人呀？」父親看見兒子這股兇勁，心裏有些不高興，他今天也是去鎮上開了會回來的；今天的會，政府搞得實在美氣，誰也不能說二話，見他兒回來生這麼大的氣，便說：「怎咧！你跟政府賭氣咧！不識羞的！你還要吃八碗呵！看你憑什麼！人家是勞動英雄，你是什麼！」「勞動英雄，勞動英雄上天啦！」黑三說着，臉都紅了：「咱，咱就不信不如他勞動英雄！」「你呀！」他老子把旱烟鍋在炕邊上敲着：「別在這裏乾喊，人家張萬財，剛鬧革命時，跟咱一起分的地，分的

牛，分的密，他家分的個牛犢，咱家分的個大犍牛，於今他胸口掛着大紅花，在台上說起話來了咧！你咧！」「我！」黑三不認輸的說：「自革命到現在咱也翻了個身呀！也拴了牛犍呀，跟他家也不差甚！」這一下，他老子生氣了：「不差甚！他是勞動英雄你是什麼！沒見你這號不長進的！有本領就掙個勞動英雄，不要這麼乾喊！咱政府還有錯待人的！人家勞動好，還幫助莊上人生產，給難民借糧食、籽種，縣長在會上說的一清二楚！你幫助了誰！整天就要這脾氣，也不到井邊去照照自己是什麼樣子！……」黑三還想回嘴，他婆姨端過飯盆來了，便悶着腦袋吃飯，他父親在旁邊，話越說越多，嘖嘖咕咕的說開幾十年前的事了：「咱早年跟你老爺爺逃荒下來，一頭是被子，一頭是鐵鍋子。呵！下來還沒個住處咧！受了十幾年牛馬罪，沒穿沒吃，那年你媽死的時候，想吃白麵，叫我跟人家去借，那陣連乾飯也吃不上，一天兩頓稀米湯，我見她要死了，再怎麼也讓她吃點白麵走吧！……剛走出門去借就昏倒了！……這些事你是不記啦！那會政府還管過咱們窮人！新社會一來，給咱牛，給咱地，把咱窮人往起扶，過的好光景，這就看咱爭氣不爭氣啦！今天的會，那輩子見過？你回來還賭氣……唉！你也平三十啦！我是不中啦！……」老漢說着說着就出窰去了，黑三就一個人一邊吃飯，一邊思想；他這人是生就的暴躁脾氣，有名的急性子，說幹就幹，說打就打慣了的，老百姓叫他這號人做「二桿子」，有的也叫「二格亮」；二桿子的心裏是個沒底的桶，不存半句話，做起事來，遇的好，越幹越起勁，只是碰一下，就灰下啦！這陣，他心裏

像火燒了一樣，反來覆去就是這幾句話：「不信咱就不能當他這勞動英雄！咱掙死也來呀！咱掙死也來呀！咬住要奪來一桿大紅旗！……」

想着，急急忙忙把飯吃完，雙手摸着臉上的圈臉鬚；劉黑三想事的時候，總要摸他那又濃又黑的絨毛蛋一般的圈臉鬚。只是他想事的時候快得很，常常是在臉上摸一下，他就把事情想好了，現在他在臉上摸了一下，拿起一把斧子，拿了一根繩子，就往外走。他婆姨問：「天黑了還到那裏去咧！」

三

劉黑三也沒答理他婆姨，頭也不回的走了，臨到天黑了好久，忽然聽見院子裏有人氣呼呼的，跑出去一看，劉黑三措了一大捆柴回來了。他父親問：「怎樣這陣還砍柴咧！」劉黑三說：「今年我掙死也要當勞動英雄呀！奪它一桿大紅旗回來！」他父親說：「看你這格沖沖的脾氣！勁頭上來，命也不顧，過不了三天！」「呃！」劉黑三不服氣的說：「這回你看嘛！我把柴早早的砍齊備，够它一年燒的，往後……」劉黑三又摸着他那絨毛蛋一樣的鬚子，說：「我一心開荒，當個開荒英雄！」就這麼個，劉黑三起鷄叫，睡半夜不說，才過了大年初一，初二的早上，莊上人還在耍秧歌沒動彈咧，他就吆上他的驢往山上送糞去了！秧

歌隊的人見了，都說：「咱們莊上的好鼓手，今年一滿不要了！要當勞動英雄咧！」「是呀！」劉黑三大聲應着說：「勞動英雄是人當的！大紅旗也是人得的！」說着各自就走了。

這真是：

好漢一言，

好馬一鞭！

劉黑三一個人就幹得紅火朝天了，白日黑裏就是個幹，秧歌隊到他院裏來拜年的時候，就編了這麼個歌子：

膠泥土上大糞，

婆姨把家男又掙，

不發財來全不信！……

只是有一點，劉黑三破命受苦能行，要真的掙個勞動英雄，撈回一桿紅旗，還是缺少辦法！他摸着他那黑黑的圈臉鬚，也尋不上個門路；忽然他說：「找村長商量去吧！」村長王仲和住在上院，這陣正在給牛喂草，劉黑三走到旁邊，埋着頭站了一陣，半天才說：「那天勞動英雄會上，獎給張萬財的那條牛，怕比你這牛強幾倍吧！」王仲和聽了，抬起頭來，冷冷的說：「獎給張萬財的牛，比咱莊上哪條牛都好！」劉黑三說：「村長！咱們也好好爭他個勞動英雄，也得他一條牛，一桿旗！你看好不好？」王仲和把頭一揚說：「你快到上院去，

剛才安指導員來了，在陳步浩家裏，說要開黨小組會咧！也像是討論勞動英雄的事！上頭有了傳達咧，你先去吧！我一陣就來了！」劉黑三就到陳步浩家裏去了。陳步浩家裏炕上有安指導員，陳步浩和文漢保，見劉黑三來了，都說：「來得正好！快叫王仲和上來，咱們馬上開小組會！」劉黑三就站在嶮畔上叫王仲和上來開會，王仲和應是應了，好半天不上來，等了好久，王仲和上來了，一個人蹲在灶火前抽烟，安指導員說：「村長上炕來坐嘛！坐在一搭開會好拉話！」王仲和板着臉說：「一樣，在下面也聽見！」安指導員還叫他上炕咧！劉黑三不耐煩的說：「指導員快開會嘛！他要在下面坐就讓他！」安指導員說：「好！我們這一組人齊全了，咱們來商量一件事。張萬財這回不是得了一條牛，他莊上人情緒熱烈得厲害，要創造模範莊；昨天給咱鄉政府來了個信，問鄉上誰個莊子敢和他們比賽，我們一想，你們這玉門溝，都是好勞動，黨員又多，還不敢跟他們河莊比？今日過來找你們幾個談，看我們黨員意見怎樣？」劉黑三一聽，站起來就說：「哎呀！我早就有這心意嘛！他能當勞動英雄咱們也能，就不信辦不到！只是有一件事情，要看怎麼個比賽，咱尋不上門路！」陳步浩把灰軍衣的鈕扣放開，抓了幾下，說：「這個我知道！這回區政府精兵簡政，把我精簡下來，叫我回家種地，回來時候就路過河莊，他們路邊岩壁上，把他們的模範條件統統寫了！依我看咱莊上也能辦到，這回我不擔負工作了，莊上的事我一定出力！」劉黑三把褲腿拉到大腿上，直說：「有了陳步浩哥出主意，這比賽的事，咱掙死，掙死也來！」文漢保在旁悄悄的

問：「獎旗呀，牛呀，人家早拿走了麼！還有咱們的份？」安指導員說：「只要模範事情多，競賽贏了，還怕沒有旗子。」

文漢保說：「那咱也來呀！咱是剛移來的難民，就要好好勞動多開荒，掙得辦一個婆娘！」安指導員就問王村長：「你咧！」王仲和還是在灶火前抽烟隨便應了一聲：「也來嘛！」安指導員就大聲說：「大家既然都同意了，咱們黨員起模範，下去就要好好發動羣衆！或者開一個村民大會。……」

劉黑三一聽，就嚷：「對！馬上就開村民大會，咱和王村長叫人去！」劉黑三見安指導員沒有反對，拉着王仲和就往外走，王仲和說：「你先喊，我尿一下！」王仲和車轉屁股不知道又幹什麼去了。一道莊裏就只聽見劉黑三那大噪子，像吡狼一樣，呵喝喧天，一陣，莊上人來齊了，大人吵娃娃吵，頓時就鬧滾了鍋，劉黑三喜得臉紅紅的跑來說：「安指導員，人來齊了，怎辦？」說着，兩隻手都不曉得要放到哪裏才好一樣；旁邊的陳步浩，沒等安指導員開腔，就插進來說：「看你慌成這樣子？！人來齊了就開會嘛！先請安指導員講話，再就幹部講話，講畢一討論，一通過就行了！看你連會也沒開過？！我來講！」他就跑到人中間，吆喝了幾聲，真的大家就靜下來了；這時，安指導員就問大家：「臥虎鎮上的會大家都去來了吧？」衆人都說：「去了！那些得旗子，得牛的，真是把人愛死了！」安指導員又說：「那些得旗子得牛的，叫勞動英雄！」衆人就問：「對啦！叫勞動英雄！咱們那天會上也聽

說，就是忘性大，記不得！那咱們莊上也鬧出幾個得旗子得牛的勞動英雄！」安指導員抓住這就說開了，把他在鄉政府討論好的計劃也拿出來唸了，鬧多少荒地，增加多少糧，紡多少棉花，織多少布，宣佈玉門溝跟河莊比賽！最後說：「毛主席號召大家變工生產，大家組織起來生產！把吃穿鬧美了，誰最好就是勞動英雄，大家都好就成了模範莊！」這話一說開，劉黑三馬上應着說：「咱們玉門溝還怕他河莊咧！都是受苦種地麼，睡下一樣長，站起一般高，咱們就敢競賽！」劉黑三一說完，大家聽着，把頭一低，都不說話了。

四

劉黑三把話說完，大家聽着，把頭一低，都不說話了。這個「作用」沒有推動起來，劉黑三心裏慌了，怎辦？黨員怎樣推動羣衆起來競賽呀？正爲難的時候，安指導員出來說話了，他說：「老鄉們！怎麼樣呀？你們這麼多人，就沒一個人敢上這擂台呀！都怕他們河莊？」這一問，像把塊石頭扔在河裏，河水濺起來了，人也站起來了，都說開話了！老漢姬保林，聲音最大，像大波浪蓋住了小波浪；只聽見他說：「吃飯嚼一嚼，說話想一想嘛！說開競賽就要謀慮謀慮，才有個好對付！剛才說什麼變工，我老漢沒解開咧。劉黑三你連這個都沒鬧清楚，就敢說競賽！」劉黑三說：「我怎麼不曉得！就是大家在一塊受苦！……你幫我我

帮你，衆人拾柴火焰高！……」說着說着，越說越說不清，婆姨女子在後邊就笑起來了！劉黑三的臉紅得像桃黍麵餅子一樣，話也說不下去了，安指導員就趕忙插進來幫一把，解釋說：「變工是互相幫助……」大家這下靜下來了，把眼窩瞪得有銅錢大，悄悄的聽安指導員說什嘛，安指導員說了一陣變工的好處，衆人聽着，意思是明白了，就像是井底有個銅錢，照是照見了，却不知道怎麼個取法咧！眼窩還是瞪得銅錢大，誰也不說一句話。這時，安指導員後面走出來一個人，一看是陳步浩。你看他從區上精簡下來，不辦公事了，要受苦了咧，是個白臉書生，長的是方眉眼，尖下巴，小花眼，生成個大手大脚大身段，拿他跟劉黑三一比，那一個是鐵打的黑大漢，這一個是銅打的白大漢；他從小在這莊裏長大，哪一個不曉得他是數一數二的好勞動，後來上了學，參加了革命，上公家辦事去了，臉就白個生生的了，這人眼高手低，常瞧不起人，這陣他見安指導員說了半天，莊上人還不懂變工，就發毛了，大聲大氣的說：「嗨！你們這些人也是，再不懂連這個也不懂了！讓我來說，像比劉黑三他們院裏住的四家，拴四犏牛，四家變工生產，牛打爛放在一塊，人打爛放在一塊，這樣，做起來紅火，平常一犏牛三天才開一垧荒，變工，兩犏牛一天就開一垧，平常一犏牛要兩個人手，算起來四犏牛就要八個人，變了工，你看，四個人掌犁，一個人打土，一人掏回頭（挖牛耕不到的地邊），不只要六個人就行了嗎？！再說起驢送糞，他們一家一個驢，平常各家派一個人吆一個驢送糞，變了工一個人就能吆四個驢，省下的人工就可以幹別的！這該懂得

了吧！」這一說開，繩結解開，衆人全明白了，劉黑三就緊接着說：「噫——大家組織起來吧！看誰跟誰對事，誰跟誰感情好，就自動找對象！」陳步浩說：「這不容易？我看王村長跟劉黑三、文漢保、吳鳳祥，四個一組，我跟謝開英、劉興全……」陳步浩就指一個說一個的把全莊組織成了，劉黑三就喊：「我推步浩哥當大隊長！」衆人把胳膊一舉，一個變工大隊，都同意了。安指導員也回鄉政府去了。等到太陽下了山，天也黑了，人也乏了，各自抱着被子睡在炕上，今晚却奇怪，全莊的人都睡不安寧，睡着了的也做夢；說起這些夢來才笑死人咧！莊上頭髮鬍子花白花白的姬保林老漢，白天還問變工是作什咧，你看他，這陣眼睛閉上了，胡夢顛東的睡野了呀，嘴巴可嚙得像個醋壺壺一樣！他在生氣咧！他夢見莊上生產大變工了，公家人真是多事！變工什也不頂，也不省工，也不紅火；……又好像是收秋了，打下的糧食，他看見一獸獸的繳給公家了，急得他大喊大叫，不知道怎麼一下滾到山溝底下去了。……姬保林老漢翻了個身醒來，嘆着氣，就再也睡不着了。思量着：「八路軍公家叫多生產咧！生產下，還不是公糧要得多，嗨！白天會上說的什麼競賽呵？唉，幾輩子老人都沒說過！……」這陣睡在上院的王仲和村長，他也沒睡着，心裏燥得全身發癢，不住的用手抓着，他謀慮了幾個月的心事，這陣愈謀慮不開了，他想：「毬！咱還是這個主意，到臥虎鎮作買賣去呀，那不勝種莊稼強十倍？看人家周開功，比咱遲下來十年，光景勝咱幾十倍，整日吃的豬肉粉條饅饅燒酒，存下幾十綑布當掌櫃；反過來看咱，整日吃的什麼，過來過

去還不是窩窩撈飯……咱不種地了，到臥虎鎮上作買賣去呀！……」想着想着，做起夢來了，他夢着他已經住在臥虎鎮街上了，開了一個大門面的鋪子，自己也穿上了商人的黑布衣，坐在櫃台前喝燒酒咧，正喝燒酒，忽然看見一條牛過來了，他也吆着牛又去揭地去了，一會又有人來扯布，自己又跑到河邊挑水去了……。夢亂得真是連都連不起來，像落下來的花瓣一樣。再看陳步浩，今晚心裏可暢快，他睡得最平穩，這陣被院裏的驢叫喚醒來，他記起區長的話：「你能力弱，身體又不好，組織上實行精兵簡政，減少人民負擔，暫時叫你回家！……」想着想着，陳步浩生氣的拍了一下胸脯：「誰說我能力弱？玉門溝跟河莊競賽，你看我把玉門溝創造成模範莊！你看我有辦法沒有？開口辦法！閉口辦法！還不是那一套？只要能寫幾句，能說幾句，莊上人都信服我，什事都辦成了！老子來當勞動英雄，就要出這一口氣給你看！……」陳步浩得意的笑了笑，好像李區長就在他面前，他斜着眼，瞟了李區長幾下，翻了個身就睡去了。

這時，跟文漢保一塊住在上院的劉黑三，他呀！睜着眼窩有牛眼大，一整晚就沒合眼，他貴賤睡不着，他眼裏老是看見那一條牛，那條纏着紅綢子的牛，給張萬財拿走了！莊戶人麼，好好種地，自己吃穿好了，政府還獎咧！打起燈籠到哪裏去尋這樣好的政府呵！我掙死也要掙他個勞動英雄！……劉黑三在炕上翻了一下，出了一口長氣，心裏忽然難過起來，他想起他有了困難，今年才三十歲，三十歲能不能當勞動英雄呢？要當一個勞動英雄，那天會

上說要生產好，要幫助衆人生產，要給衆人想辦法，領導大家把吃穿鬧好咧；我一個字都不識，有什辦法？……劉黑三不言不語的打唉聲，他有點灰心起來；牛角上掛的紅綢，被風吹得一閃一閃的，那些勞動英雄的紅旗子，也被風吹得一閃一閃，都在很遠很遠的地方，他拿不到那些東西，他却越想那些東西；他想：「得了那些東西的人，不也有不如我的！人家能拿上，爲啥咱拿不到？不信咱連那婦女劉貴蘭都趕不上！沒有辦法就學，學安指導員，學陳步浩哥，死死跟定政府走，政府只會把咱往好處帶的，咱就當上一半個勞動英雄，過好光景也行！這生產上的事咱拚死也來！……」劉黑三這些心事，就像織布機上的梭子一樣，一衝過來一衝過去；哪裏還能睡着？恨不得馬上爬了起來，動手就幹！劉黑三決心要奪大紅旗；可是全莊人想的不一樣，夢的也不一樣，五個指頭都不一樣齊，哪裏還能一色？人心都不齊，全莊還能競賽咧？！不怕，到第二天起來一看，莊口大樹上忽然拴了三四匹馬。

五

第二天起來一看，忽然莊口大樹上拴了三四匹馬，來的是什麼人？來的是公家人，穿的是灰軍衣，有男的有女的，有縣長也有縣委書記，後面跟的是安指導員和李區長，在村子裏挨家挨戶的串，問問這個又看看那個，莊上男男女女聽說是縣長縣委書記來了，都圍了過

來，縣長對衆人說：「聽說你們莊同河莊模範村比賽，我們路過這裏，特意上來看看，給你們賀喜！」哎呀！縣長給咱們老百姓來賀喜了，姬保林老漢擠到前面來了，喜得直摸鬍子，對縣長說些什麼好呢？快把心裏的話也掏出來吧！他把眼睛望着地上，一字一句的說：「縣長！今年上頭說收多少公糧呀？……」縣長望着頭髮鬍子花白花白的姬老漢，心裏就明白了，忙說：「不要怕，邊區政府今年公佈只收十六萬石，比去年還少兩萬石，大家好好安心生產吧！多生產是自己的，公家決不多拿一顆，你沒聽說，今年公家爲了減輕老百姓負擔，軍隊上政府裏都生產，都種了地咧！」旁邊的人聽着都點頭，縣長的話嘛，金口玉言，半句也不會錯，咱放心生產吧！老百姓的心這陣是着了地了，都還瞪着眼，看縣長還要在莊上做些啥咧！忽然縣長往山坡下走了，安指導員問：「縣長不開了會再走？」縣長說：「這個會你跟區長在這邊開吧！我們還要到那邊去呀！」縣長一邊說一邊就往莊外走。老百姓男男女女都跟着送了出來，好像送親戚一樣，好半天圍在莊口場子上看，安指導員反過頭來說：「疇！你們莊人都來齊了吧！咱們就在這裏開村民大會呀！……」衆人說：「齊了，今天不用喊就能開村民大會！」安指導員掃了大家一眼，說：「齊了就開會，再過三天就是驚蟄，「驚蟄不站牛」家家都揭地，那天咱們開始變工生產！上次不是都編了組嗎？大家還有意見沒有？」陳步浩一下站出來說：「這還有什麼意見，我編的組沒有錯的！誰個不同意說吧！……」陳步浩兩隻眼在大家臉上掃來掃去，大家都不說話，他把手在空中一揚，說：「大家都不

說話那就是同意！我看舉手表決，贊成的舉手，安指導員你看這樣辦好不好？」安指導員說：「看衆人意見怎樣？」劉黑三馬上在一邊喊：「同意！」接着把手也舉起來了！這時老百姓裏才有人說話了，都是有聲沒氣的說：「莊稼人一年就指望莊稼，自己還不操心，要公家這麼費心！咱們全知道，驚蟄那天你不說，誰家的牛也不會閒着，變工麼，咱們是沒變過，驚蟄保證出牛！」

衆人對變工還半信半疑的，陳步浩急了，大聲說：「咱們誰也要變工，咱們跟河莊比賽，不變工還行？」文漢保、劉黑三就應着說：「變工！沒有誰不變的，陳步浩哥就是我們變工隊長！」這麼嚷了一陣，到散會的時候沒一個人說不變工，却也沒一個人像劉黑三、文漢保那樣口口聲聲不離變工；這就叫做騎驢看賬本，走着瞧着；只等驚蟄到來。三天時間說來也過得快，玉門溝的人都在準備春耕，驚蟄來了，同每年一樣，人人措柴拾糞，人人喂牛飲驢，家家搓打牛繩，戶戶拾妥鞍架，把一切拾奪停當，只等明天驚蟄出牛，只是第二天陳步浩一早爬起來，開門一看，哎呀不好！東西南北刮起了入天入地的狂風，飛沙走石，一片昏黑，陳步浩心想：「騷事了！今天出不成牛了，明天再說吧！」想着正轉身回窰，只聽見有人喊：「步浩哥！步浩哥！」陳步浩回頭一看，只見劉黑三後面跟了一羣人，都措了犁繩抱桿，吆的尖角大牛，陳步浩問：「今天刮這麼大的風也出牛咧！」劉黑三格沖沖的說：「怕這風咧！刮刀子也出牛！」陳步浩見這麼說，又見大家把牛也吆起身了，就說：「對！出

牛就出牛，咱們今天出牛不比平常年，你們到河灘集合，我去拿昨天從區上借來的鎗，各回家把子彈、紙炮都湊齊，我昨天還請了區長來看我們出牛咧！安指導員也來，有上級來看，不要丟了臉！你們聽見了沒有？」衆人聽了都喜氣得笑起來了，劉黑三更更是高興，大聲說：「對！步浩哥出了這些好主意，咱們誰有紙炮、子彈都拿出來，到河灘集合！」一聲吶喊，衆人都飛跑回去了。

六

衆人都跑回家取子彈、紙炮；陳步浩回家取了快鎗，抗了一把老鏟，一氣奔到底灘；只見全莊十幾條大犍牛，和二十幾個好鏟頭手都集合了，大家手裏拿的紙炮，燃的香火，正在和區長、安指導員說什麼，陳步浩見區長安指導員都來了，嗓子也特別顯得大，大聲喊：「變工隊分兩組，吆牛的在大路左邊揭，沒牛的鏟頭手，在大路右邊山坡挖，把這一片地，這半個山坡翻完，上午就收工！現在，打鎗打炮！」這一吆喝，莊上的婆姨娃娃也趕來看熱鬧了，圍成一堆，只看見紙炮拿出來冒烟冒火，只聽見鎗機拉得嘩嘩響，婆姨們瞪大了眼，娃娃們蒙上了耳朵，頓時間鎗炮一打開，人又喊，牛又叫，幾十聲轟轟叭叭驚天動地，不怕你狂風入地，不怕你黃沙滿天，鎗聲響處，人人開笑臉，牛蹄過去，新土翻過來，快牛在前開

走，慢牛在後趕，你調雙牛在前耕，我駕單牛在後翻。牛兒排成隊，穿過來穿過去，一個比一個快，一個比一個忙；再看那邊鏵頭手，十五個人一組，一字兒擺開，三十隻手拿十五把鏵頭，一上一下，叫人看了眼花，三十條腿跟十五把鏵頭，一步追一步，雜草踏在腳底下；這一片大平灘，活像一片大戰場，有騎兵也有步兵，有長鎗也有機關鎗，直殺得天也翻了個身，地也打了個滾，人也變了個臉像；真像是從土裏爬出來的變工隊，人人個個成了灰土狼一樣，頭髮鬍子上的土像一層黃霜似的蓋着。只一陣工夫，一大片地，牛也揭過了，人也掏過了。陳步浩便大聲喊：「今天第一天出牛，咱們就只掏這些；大家整隊回去，休息！」陳步浩在區長和安指導員面前，要顯出他的本事，把大家一拉一扯的，叫大家一個挨一個的回去；拉了這個，那個又走歪了，拉了那個，這個又站出來了，弄得陳步浩兩頭跑，滿臉淌汗，衆人咧，今天是特別有說有笑，誰見過這世面呵？！誰見過這麼多人，這麼多牛在一塊種地呵？！「嗨！劉黑三用牛鞭打了一下牛屁股說：『咱看今天變工生產，又揭得多又紅火，咱看見了變工的好處吧！』」朱維尙說：「謝開英的牛小，跟咱的牛一塊耕，嘿嘿！掙得直喘氣，混身出水！」文漢保回過頭來說：「那人也不是一樣，常說：『兩懶夾一勤想勤不得勤，兩勤夾一懶想懶不得懶！』變工掏地，一排站着，不小心，落後了一步就看出來了咧！誰都不想落這個後？！你一使勁，我也使勁，大家都使勁，一衝就上去了！你看那一個人的褂褂沒有濕透？這半上午就掏了多少地？」一路上衆人說這說那，高興得厲害，一個唱，衆人和，唱的

是順口編的「順天遊」：

拾糞拾饅饅，

快牛耕山坡；

要奪大紅旗，

看誰打糧多。

走着唱着，唱着走着，都回莊了。陳步浩跑到李區長安指導員面前，還沒開口，安指導員就拍着他的肩膀說：「嚙！老陳有辦法！領導得好，玉門溝今年有了你有辦法了。保險是模範莊！」陳步浩聽着只是笑，也不說話，安指導員又說：「以後我就可以少來了呀！事情就靠在你身上！你比我強的多……現在咱們回區上開會去了。」陳步浩笑着應了幾聲，用脚尖擦着鋤頭上的泥，把鋤頭抗在肩上，轉身回去了。李區長拉了安指導員一把，說：「陳步浩這人能說幾句能寫幾句，辦法也有一些；只是說得多做得少，你以後還是要多幫助。這陣是勁頭上搞得紅火，怕日子久了就鬆了，生產的事是細水長流，要多檢查，這一陣還要搞婦女紡織，紡織困難更多，可要抓緊！」安指導員說：「不怕！陳步浩這人領導玉門溝沒問題，能說能寫就會領導嘛！紡織織布的事，那倒要抓緊，玉門溝一架紡車也沒有，很難發動咧！……你看！過去了！」正說着，一隻黃羊在小河邊昂着頭，朝這邊望着，忽然箭一般的跑進溝裏去了，安指導員上前追了幾步，停下來罵着說：「這狗日的真胆大！……」兩個人

就慢慢的順着大路，說起豹子吃黃羊的事來了。

再說玉門溝的變工隊，第一天是紅火熱鬧，紅火了幾天就變卦了，來的來，不來的不來，真是叫公鷄拉屎，前頭硬後頭稀！越來越不起勁了！陳步浩一早叫劉黑三去集合人，劉黑三跑得滿頭是汗，轉來抓着陳步浩就嚷：「步浩哥！王村長人都不見了啦！到他家裏一看，牛也不見了！這怎日鬼的？」「你沒問王仲和家裏的人呀？」「問是問了，他家裏人也說不清，說什麼把地也租出去了，一早人就到臥虎鎮上去了，也不知道幹什麼去了！」陳步浩一聽，把脚一頓就生氣。

七

陳步浩聽說王仲和走臥虎鎮上去了，把脚一頓，就氣火了，直問：「他走跟誰告假來？他沒有告假，那他村長的工作交待給誰了？這麼隨隨便便還行？就是他帶壞了樣，搞得變工隊爛了包，你看今天有幾家來變工的？趕快把他叫回來，馬上開會，真是一點紀律也沒有了！」劉黑三望着陳步浩，發急的問：「那到底怎辦？」陳步浩一邊絡着頭上的手巾，一邊說：「你趕快到鎮上把他尋回來，咱們就開會！」劉黑三說：「對！」便把褲腿上的灰拍了兩下，一口氣奔到臥虎鎮上去了。臥虎鎮上今天逢集，人頭實插着，一道街上湧來湧去的盡是

人，你到哪裏去尋他？一抬頭，你看那十字路口，坐的不就是王仲和！頭上包的新手巾，脖子裏又圍上個新手巾，穿的是一件黑褂褂，坐在布攤子跟前當掌櫃了！嗨！好他個王仲和，做起商人打扮來了！常年不洗臉的黑溜溜的莊稼漢，做開買賣咧！真是雀子帶紗帽，差一點把人笑死了。劉黑三走過去，笑着說：「好你咧！快回吧！咱們創造模範莊，你跑到這裏來了！你這號人當掌櫃，不是驢耕地？過幾天本錢完了，看你吃甚？快回吧！」王仲和把頭一擺，說：「不！咱的牛都賣脫啦！回去做什咧，有話天黑了回來說！」劉黑三一聽牛也賣脫了，吃了一驚，這下沒辦法了；便說：「你那麼一條好牛賣給誰了？」「賣給上士灣的曹二了！」王仲和說着，用手帕打了一下布堆上的塵土，接着說：「連地也租給他了！」劉黑三沒話說了，跑回去給陳步浩說；陳步浩聽着，哼了一哼鼻子說：「天黑回來吧！在會上看誰鬥過誰，咱們還怕他插上翅膀飛去了不成！」說着走着，拿起斧子砍柴去了。劉黑三一個人站在院子裏，用手摸着絨毛蛋般的黑鬍子，思量：「不把王仲和的牛和地搞回來，他還不是種不成地？！你這麼乾打雷，不下雨，光只會凶他鬥他頂個毬！……那麼好的牛，還有幾坳好平川地，盡丟給別人，那不是把銀子往別人懷裏塞？我得先給他把牛、把地保住！」想着就往上士灣奔；一路上盡是揭地的，開荒的，遠遠的傳來細長細長的吆牛聲，和鞭子「叭叭」的響聲；劉黑三記起自己的牛還站在牛圈裏，心裏一發急，脚步也越快。進了上士灣溝裏，有一條小水，剛從石塊上跳過去，就看見曹二跟他的夥計坐在地邊邊上抽烟，後面就

停着兩條套着犂的牛，眼尖的人一認，有一條就是王仲和的！劉黑三走過去，曹二就招呼，讓烟；兩個人就拉起話來了！曹二是個老好人，他說：「王仲和要牛要地麼，按原來價錢贖回去！」劉黑三說：「那就好！你可不敢又轉讓給旁人了！」說完就回來了；到晚上，全莊人真的在陳步浩家的大窩裏開會了，炕上一盞青油燈，人都圍着燈坐，幾桿旱烟同時抽，弄得滿窩的烟朶朶，像早上的霧一樣。開會時，陳步浩一個人說的又多，聲音又大，他對着王仲和：「疇！好我的村長咧！你這人的話，虛說得連馬也趕不上了，昨天說得好好的，今天就變了卦，牛賣脫，地租出去，跟商人去變工了，創造臥虎鎮去了！這麼胡毬日鬼的！咱就偏不讓你！得罪就是個得罪你！」姬保林老漢也說：「這不知道又是聽了誰的主意了！七十二行莊稼爲王，一籽入地，萬籽歸倉，種地是一本萬利的事！做買賣你又沒學過，賠了怎辦？」王仲和聽着，也不起火，裝着沒聽見一樣，生成個軟溜溜的脾氣；陳步浩一見更氣火了，直嚷：「你說！你說！你再做不做生意？你說！」王仲和逼得不行了，格沖沖的說：「沒牛沒地，拿什麼種？」「拿什麼種！」陳步浩把身子往前一靠，兇他：「明天就不准去臥虎鎮，聽見了沒有？再去就抓你到區上！」王仲和被嚇得不敢做聲了，把頭鉤得低低的；陳步浩就趁這個勢，大聲說：「衆人都聽見了沒有？誰不變工，我就不客氣，拉他到區上去講理……」說到這裏他停了一停，望着大家，大家靜悄悄的。這時門外起了風，夾着雨點打得窗紙沙沙的響，陳步浩向門外望了望，接着說：「明天下雨就算了，要是不下雨，都要變工！」「對！

都變工！變工有好處麼，還不變！」衆人你一句我一句的應着，伸着懶腰要散會了。今天跟往常不一樣，大家都板着臉，好像給什麼東西嚇住了，連散會了也沒一個人說笑。

雨下了一整夜，第二天雨還淅淅的下個不停，吃過早飯劉黑三披了件襖子就往外走，他婆娘在後面問：「下雨也到哪裏去呀！」「就在上院！」劉黑三說着連滑帶跑的到王仲和窩裏，王仲和老婆帶着兩三個月的小娃，坐在後炕喂奶，王仲和不做聲的低着頭抽烟，窩裏一股酸菜的臭氣衝過來。劉黑三頓了幾下腳上的濕泥，把鞋子一脫就上炕了，王仲和移動着屁股，遞過來旱烟；劉黑三雙手接住，說：「變工的事，你心裏怎樣？」王仲和擦了一下嘴巴：「怎樣？看着變嘛！反正是箍住在玉門溝，就得歸衆人管！」他婆娘也在後炕答話說：「變工！你要有牛，有地才能變呀！咱們的牛又不知道曹二轉賣給誰了！」劉黑三說：「王村長，你要是肯聽我弟兄的話，我就說幾句知心話，飯熟了好吃，人熟了好做事，你做買賣到處是生手，是賺是賠你又拿不定，種莊稼那真是一本萬利呀！年年靠得住！再說你舊根就是種地的，什麼都有，不要把這個底底丟了！」王仲和說：「現在還不是丟了？！牛都賣了！」劉黑三說：「那不要緊！只要有錢贖回來就是！」「我的錢一半買了布，就是有錢也不曉得曹二把牛又轉給誰了！」劉黑三笑起來了：「牛呀，曹二正拿着揭地咧！昨天我特地去給你說了，他說只要按原價拿錢來，牛就牽回去！」「沒有錢呀！」「湊也能湊上些嘛！實在湊不足數，看差多少我借，還是把牛拉回來好！那麼一條好牛！」王仲和沒有做聲，接過旱烟

袋來只管抽，抽了好半天，才說：「劉黑三！把牛贖回來這事還好辦，就是，就是昨天晚上
的會，陳步浩兇成那個樣子，我說老實話吧！自從我擔負工作，區上鄉上都沒對我那個樣子
！……」說着說着，眼也瞪大了，牙也咬緊了。劉黑三連忙勸他說：「王村長，你也不要爭
這口氣了！人常說：「人爭遠氣，馬走上水！」你看開一點！再說你也有不對處，自己尖鍋
底不穩，他批評重了一點，就算了吧！人家也是爲你好！一莊一院的人，和和氣氣，不要記
這些……」正說到這裏，只聽見喊：「牛圈漏雨咧！快回來把乾草落開吧！」劉黑三聽出是
他老婆的聲音，趕快跑出來，外面雨越下越大了，劉黑三老婆在雨裏抱着一捆乾草跑，同院
子的文漢保見了也過來幫忙措，劉黑三見了，一個人就措了兩捆，幾個人在雨裏鑽來鑽去。

八

幾個人在雨裏鑽來鑽去措乾草，一陣就措完了！文漢保抹着臉上的雨水，站在窰門口喊
：「黑三哥，過咱窰裏來吧，咱有句話跟你說！」文漢保的窰裏傢俱也少，也冷清清的，真
個是光棍漢的窰。劉黑三跨進了窰門，文漢保就說了：「咱跟陳步浩在一組變工，怕變不成
了，話早說明，你跟陳步浩去說，拉到區上也是這樣！」劉黑三說：「你喳（怎樣）咧！」
文漢保說：「這倒不是我不願，變工這麼好，心裏想變怕也變不成，變工隊十幾個人輪到我

家吃飯，吃得爛不說，沒婆姨做咧！每天我一個人成問題，又要上山又要做飯，你們早上山了，我還要帶上山咧，誤多少工？」劉黑三想，可不能讓這個又散伙了，便說：「這倒也是實話，你是上頭下來的移民，咱們老戶還不多照顧你？你還是參加，每天就在我家裏吃飯好了，吃多少秋後還多少，省得做飯。……」文漢保沒有馬上答話，劉黑三看出了他的心事，便把聲音放低說：「你這麼大的人了，今年也該辦一個婆娘，我跟你打一個眼，好好變工開二十垧荒，這裏的荒地，一垧打一石，二十來石顆子，辦一個老婆也差不了多少，你不變工，你一個人，就連夜開荒，也只能開十四五垧吧！我勸你今年好好變工，掙下一個老婆！」這話一說開，剛好合了他的心意，正想吃涼粉咧，來了個賣碗糰的，文漢保忍不住嘿的笑了，也不說那不變工的話了！劉黑三就進一步給他加油說：「好好變工生產，咱們莊饜過了河莊，成了模範莊，咱們當上了勞動英雄，又吃好穿好，又辦了老婆，你看美氣不美氣？……」忽然門外面一個人大聲應着說：「那還有不美氣的！」劉黑三一看是王仲和進來了，王仲和說：「我到上士灣曹二家拉牛去呀！趁這陣雨住了，把牛贖回來，明天美美的揭地！」劉黑三問：「你錢够了？不够我給你想法！」王仲和說：「够倒是够了，就是怕曹二不肯，看你能跟我去一趟不？」「走！」劉黑三把襖子往身上一披，跟着王仲和就走了。

第二天，玉門溝的人都起得很早，變工隊的人一批一批的上地裏去，王仲和吆着他贖回來的牛也上地裏去了，太陽剛出花花，照在樹梢上，牛在底溝小河飲水的時候，驚起了一群

群的野鷄，咯咯的飛到山坡上去了；下過飽雨的土地，鬆軟得像剛出籠的熱饅一樣，用腳輕輕一踏就現出了一個小窩。王仲和看見陳步浩一個人拿着鋤頭過來了，捺不住他的高興，笑嘻嘻的說：「陳步浩！這幾天下的好雨！」陳步浩也笑着說：「春雨貴如油，這雨下得好！地下透了，咱們就能多掏幾塊，去年沒下雨，地乾得像老牛筋一樣，鋤頭一下去，把鋤頭裏得蹦起幾尺高，今年你看是什麼樣子！」兩個人說着笑着，把昨天的事忘了，好像他們兩個從來就沒有吵過嘴一樣。

忽然陳步浩想起了什麼，問：「王仲和！你怎麼吆起牛走這邊呀！你們牛沒有變工呀！」王仲和把眼睛望在地上，說：「謝開英的牛小，我的牛比他的強，跟他變在一搭，吃虧不說，謝開英還不願意咧！說兩條牛駕一起，不上十天，就會把他的牛掙死！他不願意我也不願意……」陳步浩一下就氣火了！說：「你們這些人不聽話，調皮搗蛋，這是全村議定的，不願意也得變！」王仲和說：「我的牛就是不變！」「那，」陳步浩臉掙紅了！「跟我到區上去！看你「牛」成個什麼樣子……」正吵着，後面傳來了吆牛的聲音，王仲和回過頭去，連忙喊：「黑三！你們來看！陳步浩又箍住我牛變工！」陳步浩一看，劉黑三、劉鳳祥，三四個人吆了五六條牛過來了！今天情形跟往常不同，都是各拿各的籽種，便說：「黑三！你們今日牛都不變工啦！」劉黑三冷冰冰的說：「是呀！變不成嘛！」陳步浩越發氣火了，大聲問：「怎麼變不成？」「就是個變不成！」劉黑三也頂上來說：「牛快牛慢走不到一塊不

說，豆腐塊大的地，也來七八條牛，就轉不開啦，變個毬！……」陳步浩說：「那不行！非變不行！」劉黑三心裏的火被他提起來了，也就說：「不行也得行！咱們大家說好了，地零碎的，小塊的，不變！大塊地再變到一搭！」陳步浩就吼：「這像什麼話！玉門溝還模範個毬！走！到區上去！……」話剛落音，劉黑三把肩上的犂往地上一丟，脫下鞋子拿在手裏，一衝過來就要打，嘴裏直罵：「驢日的！開口走區上，閉口走區上！跑到老子跟前來騷情，捶你不死！」那邊陳步浩給嚇了一跳，要拉他到區上去的威風給嚇跑了，只大聲嚷着說：「你打！你打！老子把你告到區上！」大家趕緊圍上來拉住了劉黑三，扯開了陳步浩，正勸說着咧！山上的鐵頭手變工隊大聲喊：「陳步浩！陳步浩！開始挖囉！」陳步浩邊走邊罵着說：「你記着，下午我就告到區上去！」

劉黑三也就沒有答理他，掙起了犂，吆上牛往地裏走。

劉黑三在地裏揭了好一陣，忽然停了下來，兩手摸着自己的圈臉鬚，呆在那裏站了好久好久，就動手把牛套解了下來，急急忙忙吆着牛回去了。

九

劉黑三急急忙忙吆着牛往回走，一路上直把頭低着；他想起開先跟陳步浩吵架的事……

變工的事不能說不變呀！牛變工還是重要，總得想個辦法！剛才起那麼大的火也是不大好！……越想越走得快，回到家裏，牛進了圈，劉黑三坐在坑上，雙手捧着自己的臉，不住的摸着圈臉鬚，擦得他的鬚子沙沙的響……全莊的牛，他清楚得跟自己的指頭一樣。他想，吳鳳祥的牛弱，謝開英的牛也弱，這兩個就變在一塊；我的牛跟王仲和的牛差不多，就可以配搭在一塊。……

他這麼想好以後，決定要跟陳步浩去說一下，一想到要說，恨不得馬上就要說，一衝出門，才想起陳步浩還沒回咧！又轉回來，站在窰門口就不知該做什麼，劉黑三的心已經飛到陳步浩跟前去了。

好容易等到歇晌午，坡底下鋸頭手回來了，正在高着嗓子唱：

山蛋蛋花開紅艷艷，

我看妹子看不厭！……

劉黑三趕忙跑了出去，大聲喊：「陳步浩！陳步浩！」

陳步浩站下來了，變工隊的十幾個人也站下來了。劉黑三走過去說：

「那牛變工的事呀，」一開口，劉黑三的臉就紅了，「剛才算我的不是！……」劉黑三把眼睛望在地上；「莊上的牛，我跟王仲和變，吳鳳祥跟謝開英變，……他們都沒回，我跟王仲和父親說了，都倆相情願。你看怎樣？」

陳步浩心裏氣還沒消，一想你這陣提出辦法又不早來商量，私下就給王仲和父親說通了。便把頭一擺，大聲說：「你當隊長嘛！問我幹什麼！」這一下，劉黑三臉紅了。紅得可跟開先不同，眼瞪得核桃大，直吼：「把你隊長牛得！老子就是這麼辦了！看你怎麼樣！」陳步浩也更氣火了，臉是越變越黃了，也大聲說：「跟王仲和一樣調皮，把你細到區上！……」話才落音，劉黑三胳膊一揚，一個巴掌過來了！只聽見一片吵嚷聲，變工隊十幾個人拉的拉，扯的扯，總算攙他兩個人分開了！這時劉黑三他父親跑出來，見了這個情景，拿起旱烟鍋就朝劉黑三的頭上劈過來，直罵：「看你這牛脾氣！老子打你不死！」旁邊的人連忙拉住說：「老人家！不要打！黑三沒錯嘛！他沒錯嘛！……」說着說着，就斜着眼往陳步浩那邊看，陳步浩咧，正在捲着袖子，直喊：「不趕天黑指導員就到，那時再說吧！」劉黑三他父親趕忙走過去，好言好語說：「陳四！我黑三不對嘛，你是辦過公事的，就寬他一步！」「寬他一步？！他就爬到你頭上咧！指導員不趕天黑就到！……」陳步浩說着，頭也不回就走了。旁邊站着變工隊的人，看不過意，就有人故意怪聲怪氣的喊：「呵！——走吧！」也有人就大聲大氣的應着說：「呵！不趕天黑就到了！你急什麼！」說着，大家都把眼睛斜盯着陳步浩的背影，把嘴一撇，才一個一個的散了。

真的不到天黑，安指導員來了。剛走到村口，謝開英吆着牛往井裏去飲水；謝開英說：「安指導員！咱這牛不變了！要變麼，只能跟吳鳳祥變，實在要打爛放在一塊，我就退出來

……」安指導員聽着，瞪起眼摸不着是東風，還是西風；應着說：「這……跟你們變工隊長商量看嘛！」「商量不商量，反正是這麼回事！不能把我的牛日（糟）塌完了！」謝開英說着，頭也不回的吆着牛走了。

安指導員望着謝開英的背影，想：「陳步浩捎口信來，說有要緊事，趕天黑一定要到，怕就是這件事了！」他便急急忙忙的趕到陳步浩家裏去了。

一〇

安指導員剛到陳步浩窯門口，陳步浩迎出來，氣沖沖的喊：「指導員你看！劉黑三搞得莊上的牛都不變工，還動手打我！這無法無天的，我看要帶到區上想辦法！……」安指導員隨手接了他遞過來的旱烟管，坐在門坎上問：「這事怎麼搞起的？」「怎麼搞起的！還不就是調皮！把變工隊搞垮，玉門溝還當什麼模範？連上級任務也完成不了咧！」

一聽任務也完成不了，安指導員有些着急了；「怎麼搞爛包啦！……劉黑三那麼一個好後生，平常不這麼調皮的，這搞得任務完成不了怎麼辦？」陳步浩應着說：「哼！沒見過的好後生！要我當隊長，就要依我這麼辦，還怕完成不了任務？！他有什麼牛的？」

安指導員一邊當心着任務完成不了，一邊還不大相信劉黑三調皮到這個樣子了，一時就

沒有做聲，心裏是：劉黑三這人脾氣有些暴躁，去說個兩聲也許就好了……不管怎麼樣，過去問問再說吧！想着便站起來說：「那我到下院去看看。」說着就站起來往下院去了。

安指導員想把這件事情調查清楚，他記起了文漢保，他想：「文漢保自己沒牛，對這牛變工的事，或許能說出公道話。」

他便去找文漢保，文漢保說：

「衆人也沒說牛不變，就是在那編組上頭，要調換調換；牛強的在一塊，牛弱的在一塊。那天的事是陳步浩不對，劉黑三剛說出口，他就叫細到區上，那誰聽了怕也要氣火。氣火對着咧！打人，邊區不打人，不對也不打？……」

文漢保正說着，姬保林老漢插上來說：

「那你這也不對，有理可以說到區上，說到毛主席眼前，要脾氣可不對！……」

安指導員點着頭，却沒有做聲，他還在想着開先陳步浩的話：「上級的任務就完成不了！……」這玉門溝的牛俱他調查過，要這麼按牛強牛弱分開，真的，任務是完成不了！有些牛就變不成，只能單獨耕了。這……這怕上級不能同意，任務完成不了上級也要批評呀……安指導員想着，越想越尋不出個主張了，按着陳步浩的話做，老百姓都反對，連劉黑三這麼熱心變工的人都動火……要是照劉黑三的辦法，上級的任務完不成，誰負這個責？！……

想來想去，他決定還是要找劉黑三問一問，這事情怕真是鬧到區上去才行咧！

劉黑三早就照見指導員到莊上來了。一來就到陳步浩家去了，心裏有些賭氣，一陣又看見指導員找文漢保談咧，旁邊還圍了一堆人，那說話的情景，就像是在打問他們吵架的事咧！現在劉黑三心裏不是賭氣了，他好像受了什麼委屈一樣，指導員找誰都談了，爲什麼單單不找我黑三咧？就真是只有我一個人錯了呀？！我參加革命，革命一貫對我好，我也對革命一貫忠心，爲這變工的事就把我丟在溝底下？！……劉黑三摸着他那絨毛蛋一樣的鬍子，扯着他那絨毛蛋一樣的鬍子，他很難過，他慢慢的走到牛圈邊，捧了一把乾草撒在牛槽裏；牛是剛喂過了黑豆的，吃得飽飽的站在那裏，劉黑三忘了，當他心裏難受的時候，他就更愛他這條大犍牛……他慢慢的用指甲刨掉牛屁股上的污泥塊，還用手掌一下一下的拍着。就在這個時候，安指導員已經走進院子裏來了，劉黑三看了一眼，等到安指導員叫了一聲：「劉黑三！……」他心裏馬上一熱，他眼裏也一熱，話也跟着衝出來了！他說：「指導員！自鬧革命起，我父子就站在革命這邊，對革命都能問過心的！……」說着，劉黑三臉也紅了，眼淚也出來了，他趕忙把眼睛眨了幾眨，把頭擺了過去，接着說：「我這人就是脾氣不對！我早就說過了，組織上可以批評我！」

就這樣，兩個人蹲在牛圈邊，拉起話來了。

安指導員和劉黑三談了話以後，心裏的問題越積越多了。比他沒有和劉黑三談以前更難處理這個問題：他覺得陳步浩對，事事是按照上級的規定在辦事的；但他又覺得劉黑三對，莊裏老百姓都這麼說，都說要把牛分開嘛！……

安指導員就這麼三心打二心，拿不定個主意，從玉門溝出來，一直就往區政府走，找區長商量去了。

路上是靜悄悄的，前不見一個人，後不見一個人，路兩旁的地，好像披上了一件新的深褐色的衣裳，都已經耕過了。只有遠處山上隱約傳來吆牛揭地的聲音，這些聲音喚起了他心裏的焦急：「嗨！人家二鄉劉家溝的川地都揭過了，都上山走了，咱鄉上強的莊子玉門溝，牛變工還麻煩着咧！咱在縣上開會也說跟二鄉競賽嘛！這不落人後了！……」這一發急，心裏好不耐煩！他兩手忽地一拍，自言自語的說：「稔！工作要順利，還是只有照陳步浩說的辦！就照原先組織的，不管牛壞牛好在一搭！整天就是個揭地，還怕走不在人前頭？！……老百姓意見也有落後的咧！照劉黑三的說法，重新編過費事不說，那早前幾天揭過的地，算起賬來才麻煩啦！不知道是誰翻這些新花樣！組織得好好的，忽然要好牛壞牛分開，這就是

調皮！……」

這陣，安指導員心裏好像明白了，辦法也出來了，脚步一加緊，恨不得馬上跟區長說一聲，轉去就開一個黨小組會，批評劉黑三，不准調皮；趕緊照原先的組織，趕快揭地，把上級的任務完成了，還怕賽不過二鄉！……

安指導員趕到區上，區長正坐在院子石台階上晒太陽，旁邊一個老百姓在說什麼，看樣子是解決一件很小的糾紛，他便走過去說：「區長！咱有件事和你談談！」區長說：「呵！你等一下吧，這裏還有一個老鄉嘛！」安指導員就只好到窰裏休息去了。

安指導員把玉門溝牛變工，陳步浩和劉黑三吵架詳細說了以後，還把自己的意見也對區長說了；區長說：「呃！不行！要重新編過就得重新編過！二鄉劉家溝也是這樣嘛，開初好牛壞牛編在一搭，大家變工才不起勁，研究了好久，找出原因改過來，原先五組，後來好牛壞牛分開，編成三組，你去看，可積極咧！地都揭得差不多了。先前揭的地，按工還，一個牛工他們是支兩個人工。你們看着辦吧！這事情可要講自願，千萬不能怕麻煩，工作方式簡單，就箍住衆人變，不行！」

「那怕縣上要批評吧！」

「縣上批評什麼？只要老百姓高興，縣上還有什麼不高興的！上級政府爲的是老百姓，咱們也還不是爲的老百姓！你有五個組的空架子，揭不成地，倒不如我這三個組，老老實實

的；這事賀縣長已經知道了，他都同意，有什麼不對我負責！」

安指導員把頭低着，嘴裏沒有說什麼，心裏可不太同意，說起來又沒有什麼好多道理，可以駁倒區長；心裏總是覺得不對勁，你說按實實在在的情形辦，可是數目字就少了呀！問起來你們鄉上組織了多少牛變工，說只有幾個組，那多不體面呀？……安指導員這些話，不好意思說出來，望着區長只好有聲沒氣的說：「那我就到玉門溝去，叫把好好牛壞牛分開來呀。……」

區長拿起旱烟鍋，慢慢的應着說：「喲！這個問題就這麼辦吧！只是劉黑三的脾氣，你要勸導他一下。他這個人的心地是老實，就是脾氣暴躁，人太年青了一點。再有那陳步浩，你也要好好領導咧！他雖然文化高，對老百姓可會要命令，你也要提防！……我前回給你說過的！……」

安指導員從區上回到鄉上以後，馬上又到了玉門溝；這牛變工的事就照區長的意見辦了。事情辦妥了，他心裏却不大痛快；爲什麼不痛快咧？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總之是他心裏不舒暢，他總有這麼一個念頭，陳步浩比起劉黑三，不知道強到那裏去了。陳步浩文化高不說，又會寫會算，還會說，辦法又多，做事情魄力又大，叫做什麼就能做什麼；這號人區長偏偏看不上眼，這真不曉得是啥道理？……區長大概是對他有了成見吧！……這對人有成見還算什麼呢！……」

安指導員有些不服氣，他想過幾天就要開始搞婦女紡織了！叫陳步浩把這件事搞出些成績看！……他心裏說：「創造一個模範莊，沒有陳步浩這號能力強的人，是創造不出來的！劉黑三心雖積極，人年青，辦法少；一個道理貴賤說不清，脾氣又暴躁。……」

一一一

自從把壞牛跟好牛分開以後，玉門溝的牛變工真是像雨後的青草，莊前莊後都變起來了！年青伙子吆着牛，拿着鐮頭；都早早的上地裏去了。上午牛揭，下午鐮頭開荒，特別是劉黑三，上午吆着牛揭，下午他就參加開荒，現在他心裏是痛快了。他走到山上，就好像山上插着一桿紅旗，被風吹得呼啦啦的飄，他走到那裏，那裏就有勞動英雄的紅旗，就像在西北的大風沙裏一樣，紅旗呼啦啦的飄，向着他招手，向着他笑。紅旗在大風中，有力的一下一下的閃動着，他滿身覺得有力，也一下一下的閃動着；劉黑三掄着他三斤重的老鐮，把野草連根翻得噼噼的響，這當中，他的話不多，他就是這麼個人，不高興的話、不高興的事他早就說出去了，現在他真是快活，兩只又粗又黑的手，握着鐮頭把，在空中揮動，西北高原寒帶的風沙，把他的皮吹破了，鐮頭的震動，把他手上的虎口震破了，露出來的紅肉是深紅色的，鮮血是烏黑的，一下就灘結成一塊……，劉黑三用布條纏着；暫時好像不怎麼刺痛，當

他再挖一下的時候，裂口又震開了，藍色的布條上透過血水來了，像在上面印了小塊小塊的水花一樣；劉黑三生氣的把布條解下來，丟得遠遠的，遠遠的；馬上抓了一把土撒在裂口上，咬着牙關，把鋤頭舉得高高的，一下一下用力的挖着。他那鋤頭的閃動，比那鮮紅的大旗在風沙中有力的閃動，還要美麗，美麗了幾千倍……劉黑三他自己就是一桿大旗呵！……

劉黑三用他的全心全意來競賽開荒，西北的大風，寒冷得像小尖刀一樣的刺過來，塵土落在他的眉毛上，眼睫毛上，和他的臉上；如同擦了一層黃粉。他回過頭去，他全沒感覺這些，現在他注意的是他開過多少地了。在一字形的開荒陣綫上，他始終是凸出的站在最先的；後面挖過了的地，像海洋的波浪在翻騰着，又像一團一團的棉花，鬆軟鬆軟的凸出在地面上，那上面還留下了自己走過腳跡。劉黑三高興得不由人的喊了一聲：「哎呀！開了不少了！」他心裏喜氣得想找人說話，這時在他旁邊挖地的就是陳步浩，陳步浩也掄着三斤重的老鋤，埋着頭不停的在挖着；他一心在追劉黑三，想挖到他前面去。劉黑三見了這情景，他是這樣的高興，今天是給謝開英挖地，大家都像他一樣的使勁來變工，真是全莊成了一家子一般。……想到這裏，高興得真想找個人說一句什麼才好。劉黑三就是這麼一個善心的人，如果他心裏有一點高興，他總要把這一點高興分給別人的，他說：「步浩哥！這變工生產真把人愛死了呀！……」劉黑三就像在跟他的兄弟拉話一樣，他早忘記了他跟這個說話的人吵過架，還動手打過他的咧！他一直笑嘻嘻的盯着陳步浩，陳步浩奇怪的把鋤頭停了一下，看

了他一眼，陳步浩是還記得他跟劉黑三吵過架的，劉黑三還脫下鞋子當武器打過他的！他抬頭抬起望了一下，他想劉黑三大概不是望着他笑吧！或者是跟他旁邊的什麼人說話吧！當他發現劉黑三就是在跟他說話，還這麼和善的笑嘻嘻的望着他的時候，他感到一股什麼熱力過來了，他臉也紅了，就在這一剎那，他的心像泡在熱水裏洗着似的，把他那對於劉黑三的嫌惡、疏遠都洗盡了！不由得也笑着大聲說：「是嘛！你看這一下午挖了多少？……」陳步浩一邊挖一邊說：「早前，指導員捎信來說，莊上生產搞起來了，婦女紡織的事也要快動手了。有吃又有穿，才真是模範莊。……你看這紡織的事怎麼搞？……」劉黑三笑着說：「看你怎麼辦嘛！咱說話也不成，寫也不成，你領導着幹，我跟着來，掙死也跟着來！政府號召的事就沒有錯的，窮人翻了身，于今新社會做啥也不怕，我是掙死也來！」

兩個人一邊說一邊挖着，太陽快偏西了，天又要快黑了，野鷄又三五成群的從山坡飛起，咯咯的叫着；變工隊的人感到最緊張的時候過去了！有唱歌的，有空吆喝的，有拿土塊打野鷄的，土塊一拋過去，揚起了一陣塵土，野鷄驚慌的拍着翅膀，大聲的咯咯的叫着跑了起來。忽然山底下有人喊變工隊收工咧！變工隊的人把鞋裏的土屑倒了，拿起鋤頭往山下面走了。

一三二

變工隊從山上被叫了回來，安指導員正在莊口望咧！王仲和走上去說：「安指導員！這變工利害咧！半天就挖完了一架山！這樣開下去真是連開三年荒，吃的沒處裝，糧食吃不完！」大家說着笑着，把頭巾解下來拍打着身上的塵土，安指導員催着說：「衆人乏了，快回去吃飯吧！晚上變工隊長、小組長、村長來開會，討論一件重要事！」衆人慢慢散了。晚上開會的時候，陳步浩、劉黑三、王仲和、文漢保幾個全來了，又是幹部，又是黨員，這開的會叫積極份子會，安指導員就從這裏講起：「咱們幾個黨員，把變工是領導起來了，陳步浩有好辦法！現在有了吃還要有穿的，想辦法把婦女紡織搞起來，吃好又有好穿，模範莊就當成了！全莊人男耕女織，個個都是勞動英雄才美氣咧！」陳步浩一站起來，人大口氣大，把頭一擺說：「這紡織的事沒問題，只要把婦女找來一開會，就成了！看給他們多少任務？」安指導員說：「咱們就具體算一下，全莊九十六口人，大人一年要五丈布，全莊大人是八十名……」安指導員翻着他隨身掛包裏的戶口調查統計，慢慢的算着，最後說：「要織四百四十八丈布，全莊大人娃娃就够穿了，不用拿糧向外頭換布穿了！」陳步浩一口應承說：「這不成問題，全莊二十五個婦女，均拉一個女人一年才織十七八丈布，這不成問題，這任務又不

重！」安指導員覺得陳步浩把織布的事看得太便易了，插上來說：「紡線織布的事也難搞咧，曹莊就發動不起來，鄉上還發車子，誰紡一斤花掙一斤花，紡出的線拿到合作社、工廠裏就可以換布。訂出這麼優待的辦法，婦女還不紡！我看這莊子，黨員幹部要帶頭，要好好研究，首先自己家裏女人就要響應！」陳步浩聽了，還是擺手搖頭，他這人就愛說個大話，走個站（路）大，他說：「嗨！好你咧！曹莊沒人領導麼，不光是婦紡，別的工作也搞不起！咱們玉門溝你看吧！我有辦法。」說着在屋裏走來走去，好像要散會了的樣子；大家見陳步浩一口應承了，也就沒說什麼。安指導員說：「對！那就這麼做着看吧！明天變工時，你們幾個就叫男人回去先對女人說，晚上就召集婦女開會，你們幾個好好帶頭吧，我就不來了呀！」大家就回去了。劉黑三回到家裏，剛推開窰門，他婆娘問：「今黑地又開什麼會？」「討論你們婦女的事！」「咱們婦女有什麼事要你們開會討論？」他婆娘瞪着兩眼十分奇怪，劉黑三笑起來了，說：「沒什麼，討論你們紡線織布的事，咱莊裏的婦女都要紡線織布。」他婆娘一聽就說：「紡線！我是不會紡，連紡車兒也沒見過，紡什麼？」劉黑三原想說服他老婆的，見她這麼一說，就像迎面一瓢冷水潑過來，好多話就給悶納在肚子裏。便上炕睡去了。一陣，他老婆也睡下了，燈也吹了，窰裏靜悄悄的，門外牛在磨着牙齒，劉黑三越聽越煩，好像那牛嚼草的聲音，越來越大，大得像推磨子似的，他煩燥的在炕上格格沙沙的翻來翻去，他想起紡織的事：「說的倒也是實話，莊上哪一個婦女見過紡車？！誰都不會紡，

怎麼搞紡織？你說不紡了吧，哪裏來布穿呀！頑固份子封鎖邊區，不叫外邊的布進來，存心凍死咱們，……去他媽的！好像是離了狗屎種不了菜，老子偏要種顆大白菜！來個自紡自織！看你頑固份子把我毬咬啦？」劉黑三越想越起勁，恨不得馬上就要起來動手，他知道陳步浩哥對這件事是有辦法的，又會寫，又會算，在區上又辦過公事，他就有辦法叫你婦女乖乖的紡線織布，……劉黑三喜得眼睜得大大的，完全忘記了他這陣是在睡覺咧！

到了第二天晚上，爲了紡織的事，全莊婦女到一搭來開會了；女人家真是：兩個女人一面鼓，三個女人成破鑼。不是娃娃哭，就是唧唧喳喳的說不停，陳步浩一連喊了好幾聲開會，大家好像沒聽見，還是不停嘴，陳步浩氣火了，往前走了一步，凶着說：「你們吵，吵他一晚！今晚不開會了！……」這樣，大家才慢慢靜下來了。陳步浩說：「咱們創造模範莊，男人們把變工隊搞起來了。你們婦女也要組織起來，紡線織布；吃好了，還要穿得好才算模範莊。再說頑固派不讓布進邊區，不紡織就沒穿的。咱莊婦女二十五人，編五個組，年紀小的就只管紡線，……」陳步浩剛換了口氣，忽然四十五歲的謝開英媽媽尖着嗓子，緊接着叫起來了：「紡車也沒見過，誰紡？！我是不紡！」這一喊開，別的也都跟着吵起來，像一窩蜂似的，說的一句也聽不清，陳步浩急得把手直拍，直喊：「吵什麼？你們一吵就不紡了？！沒那號事！……你們聽着，鄉上發車子，還有利，紡一斤掙一斤花。紡成的線，合作社還給你們換布，這利還不大？大家一定要紡！一個人，一年平拉要紡十七八丈布的紗，就够用了，

我算得一清二楚。誰都要紡，不紡就不客氣，拉到區上，你們知道我這脾氣的，說一句就是一句！」婦女們給嚇住了，屋子裏馬上就靜悄悄，誰出一口大氣都聽得見。陳步浩便趁勢逼一步說：「你們還有人不肯紡的沒有？……誰不紡，說！……掙這麼大的利，還不是爲你們好！」話剛落音，那邊謝開英媽又在咕咕嚕嚕的說：「我是不紡！安心不掙這利，……」謝開英媽這一帶頭回了嘴，大家都有聲沒氣的回嘴了；這個說：「我顧不上紡，你把我娃引走，才能紡。」那個說：「一天忙到黑，又喂豬，又務瓜菜，沒工夫紡。」說着說着，就慢慢的在屋子裏遊動起來了，說娃娃要睡覺咧，天黑的看不見回咧，嚷着就要散會。這一嚷開，幾個娃娃也就跟着嚎開了，嚎得就像在耳朵邊打鑼！陳步浩拿着沒辦法了，凶也凶不起來了，只好說：「回吧！都回吧！不開會了！」劉黑三聽說了，擠過來問：「不開會了，那怎麼辦呀？」陳步浩擺過頭來，眼一瞪，這一下找到出氣筒了，直吼：「不叫散會做什麼？你有本領你來！我幹不了！你們就只曉得站在一邊乾瞅着，連屁也不放！」說着一衝就走了。

一四

陳步浩凶了劉黑三幾句，一衝就走了；劉黑三也沒有辦法，只好把這口閒氣吞到肚子裏，低着頭回到自己窩來，他婆姨也跟着回來了，還沒進門，就嚷：「你們公家也是多事！害

得咱們女人家黑夜也出門開會；老百姓自己的穿衣，還要你們操心？……」劉黑三越聽越氣火，他這人就是越氣火得厲害，越不做聲，拉上被子，一個人蒙着頭就睡。心裏就灰溜溜的，這一回他可看透了陳步浩，就像是三百錢買的轆轤，一眼看個對穿；他呀！在指導員面前，這也有辦法，那也能行，歸根，什事也辦不了！只曉得大聲嘶哇……劉黑三一身軟軟的，覺得沒什麼意思了，心裏有一股什麼東西在衝來衝去一樣；這下還模範個毯！活像陳步浩就在對面，他鼓着兩隻銅錢大的眼，一句一句的凶着，凶了好一陣，也就好像陳步浩不在跟前了。陳步浩走了，這紡織的事也還得要搞呀！劉黑三想起了安指導員的話：「你們都是黨員幹部，凡事要帶頭才行！」帶頭，我這笨嘴笨舌的人，在會上帶不成頭嘛！要帶頭那就只有紡線。我紡不成吧，你不紡，那些婦女才不會紡！噫！一定要帶頭紡線，老子紡不成就學，一回不行來兩回，牛頭煮不爛，多加幾塊石炭，老子就不信學不了。你看我來組織全莊婦女紡織，我明天，明天我就動手！……

第二天，劉黑三下午抽了半個工，奔到鄉政府找指導員去了；剛走進了政府的院子裏，只聽見院子裏吵嚷嚷的，還夾着嗡嗡的響聲，好像有十幾窩蜂在院子裏跑脫了。劉黑三抬頭一看，好多婦女圍着安指導員在領紡車，院子裏還坐得兩個老婆在不停的紡線，那些來領車子的婦女，也都在試着車子的好壞，把車子不停的搖着；劉黑三像在路上檢到了元寶一樣，趕忙站到那兩個老婆旁邊看，一會在左邊，一會在右邊，一會彎着腰，一會跣躐在地上，

兩隻眼就像銅鈴一般的睜着看。突然，有人在他背上拍了一掌，回頭一看，只見安指導員笑嘻嘻的說：「快給你婆娘也領一把車子吧！」劉黑三慢慢的站起來，紅着臉說：「好嘛！給咱領一把！」安指導員馬上給了他一把車子，他把車子搖了又搖，又搬到那兩個老婆跟前，問：「你們看這紡車行不行？」靠左邊的一個，抬起頭，看了一下，又搖了一下車子，說：「政府做的都是好車子，拿上走吧！」劉黑三這才把車子揩回來了；回到家裏，他一聲不響的把車子配備停當，把棉花也搓成了捻子，把紡車擺在炕上就動手起來了。他這邊剛搖了一下，左手裏的捻子就出來了一節線，劉黑三喜得右手用力一搖，嚙！線一下就斷了。他便趕忙低下頭把線接上，剛接好抬起頭，線又斷了。這樣，又低下頭去接上，動手一搖又斷了。斷了又接上，接上又斷了，一共接了五次，弄到劉黑三滿頭是汗，連鼻尖都往下滴汗，他那起着厚皮的抓過糞土的手，也濕漉漉的出着熱汗，手裏的花捻子，不知怎麼搞的，被揉成黑黑的一團了。當劉黑三第六次把線接上，正準備搖的時候，一看手裏的捻子揉得使不成了，氣得兩腳一蹬，把紡車一下推倒在地上；他婆娘在鍋台邊，噗哧一聲笑了起來，說：「我說你不行吧！……」劉黑三一聽，氣得對他婆娘瞪了一白眼；本來他是不想紡了的，這陣他偏偏要紡了。他這人就是這麼個悶脾氣，拗脾氣，這正是：

立下鋼鐵志，

要辦天下事！

劉黑三就這麼下了決心，每天從地裏回來，不管混身酸痛，不管頭昏眼花，把車子往炕上一搬，坐下來就紡，只聽見他窰裏嗚嗚的響個不停。這樣，他一直學了七天，拉出來的線才又細又勻了！

這事一傳開，莊裏婦女都跑來看，只見劉黑三那麼一個黑大漢，盤着腿坐在紡車跟前，他那黑老鴉爪子一樣的手，又是抽線又是搖車，真的又細又勻咧！紡車也真的嗚嗚的叫咧！直把這些婆姨女子笑得前仰後倒；劉黑三停下來說：「笑什嘛！你們女人還不勝咱們男人咧！人常說：鞋上綉花不算能，紡線織布不受窮！咱如今是紡一斤花掙一斤花，一斤花折合兩斗米咧！你們就掙不到這個錢。」謝開英媽嘴尖，就湊上來，眼睛一斜：「哎！看你這雙黑老鴉爪子，能到天上去了？咱們還不如你咧？！咱們是不掙這個錢！」劉黑三說：「算了吧！掙不到這個錢，就不要說那不掙的話，不會紡就是不會紡！」「誰說不會紡！領把車子來，你七天學會，我三天就會了，我領車子來紡給你看！」旁邊的王仲和女人聽了，說：「謝乾媽！你幫我也領一把，他們男人都學成了，咱們也能！」這麼一鬧開，就有七八家女人要領車子，劉黑三就出來說：「慢着！」

一五

劉黑三說：「慢着！」他盯了大家一眼；又說：「可要安心紡咧！紡個兩三天不紡了，那就領不上，話可是先說好了；行的話，我幫你們領！」衆人說：「行！你幫我們領！」

下午，劉黑三吆上兩個驢，把七把車子馱回來了，就這樣，莊裏白日黑夜盡響着嗚嗚的紡車聲。……

這一天，劉黑三從地裏回來，捎帶措了一捆柴，剛把柴放下，王仲和女人走過來，眉毛結成一綹，有聲沒氣的說：「明天到期的線子，咱還沒紡好。這幾天是亂得不行，病人躺在炕上，要熬藥，又要提茶送水，娃娃還吵；你幫我上合作社去說一聲，說是緩幾天交。」劉黑三還沒回話咧，龍門上進來了謝開英媽，一邊走一邊喊：「啲！措着柴就牛啦！連喊也喊不應！」劉黑三說：「怎咧！」謝開英媽笑着說：「又要請你給咱辦一件事呀！明天上合作社交線，咱這回要換米，救一點飢荒，不知道合作社讓不讓？你幫我拿去換吧，就只這一回！」劉黑三聽了，腦子裏打了一轉，應着說：「好吧！王仲和家也有事，咱幫你們去交涉就是了。」劉黑三嘴裏這麼說着，心裏是：「婦女紡線是搞起來了，可還沒組織咧，紡線也沒人檢查督促，我看要舉出一個紡織小組長，大家有了個組織，紡織上就有辦法，這些交線的

事就由組長辦！趁這機會試試看！……」想好便對她倆個說：「你們回吧！我給你們辦。今天晚上你們這七家領了車子的，到我窰裏來開一個會吧，由謝乾媽把人邀齊來。」謝開英媽問：「上頭有了什麼事呀？」劉黑三說：「沒有，這陣回去吧！晚上就知道了。」

晚上，劉黑三在炕上點了兩盞燈，窰裏亮堂堂的，領了車子的李四媳婦、王家老婆，統統來了，女人家爬上炕，鞋子也不脫，把兩隻小脚吊在炕邊上，輕輕的敲過了鞋上的土，就爬到炕上盤起腿坐下來了，見了面就問：你紡了幾斤線呀？掙了幾丈布呀？換了多少米呀？這回又攢下多少私房呀？真是兩個婆娘一面鼓，三個婆娘成破鑼，一座窰裏鬧轟轟的活像是一台戲！劉黑三給牛添了一把草回窰裏來；坐在炕中間的謝開英媽，就打趣說：「黑三！你把咱們請來幹什麼呀？有好吃的快抬出來，有好喝的快擺上來！」劉黑三沒有上炕，在灶火跟前坐下來，笑着說：「看謝乾媽，比讀書人還會說，難怪合作社的說謝乾媽精明，交線算賬樣樣利洒，他們說，玉門溝紡的線，要是由她一個人負責來交來領，他們要省好多麻煩。」謝開英媽喜得嘴也合不攏，笑嘻嘻的搖着頭說：「我不成！沒有楊六郎的本領，掛不起這顆帥印！」劉黑三連忙一本正經的，打斷他的話說：「呃！我有幾句話早就想說；謝乾媽人精明，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幾家紡線的，也該推出一個人來負責；交線領線就由她代辦。你也去，她也去，又誤工，家裏娃娃又沒人看管；推出一個組長，替大家省了事！」劉黑三說着，大家都不做聲，劉黑三便馬上改換口氣說：「這些還不打緊呵！再說謝乾媽今天叫我幫

他到合作社去說一聲，她的線要換一點米，還有王仲和到期要交的線子，男人病了沒紡成，也要我去說一聲，本來我可以幫你們說，只是你們婦女的事，由你們婦女辦利酒！你們公推一個組長，他一個人代表你們七個，說一句話就頂你們七個說一句，合作社沒有不聽的；站在合作社櫃台跟前，說這號花我們不要，他們就不敢給；說這是多少棉花，算多少失頭，他們就不敢馬虎！嗨！有個組長，比誰的面子都大咧！」這一說，說得炕上的婆姨女子都點起頭來了，王家老婆說：「你說的句句都對。咱推謝開英媽當這個組長！」那些年輕的，一下就湊上來說：「對！謝乾媽當上！她老人家人和氣，又會說，腿又硬棒，她當再好不過了。」謝開英媽還在說：「這不行！這不行！」劉黑三就出來講：「不要推了！謝乾媽當組長是衆人推的，衆人日後就要聽她的話呀！有什麼事都找她。……」大家都同意。謝開英媽沒辦法了，笑着對劉黑三說：「什麼都往我身上栽，辦不好不要怪我！」正說笑的時候，文漢保走進來說：「王仲和家不在這裏？你爸在叫咧！說王仲和病厲害了。」王仲和老婆一聽，跳下炕，風快的跑出去了；大家都問：「王仲和怎咧？」文漢保說：「今晚怕不得過了，病拖得厲害了。」劉黑三聽着，趕忙跑到王仲和窩去了。

一六

劉黑三奔到王仲和窰裏，王仲和躺在炕上，哎呀！只幾天工夫不見，劉黑三就不認得他了，臉瘦得只有巴掌大，兩個眼窩陷下去成了兩個酒杯，劉黑三說：「早兩天聽說你病了，想不到你病成這個樣子！什麼病呀？」王仲和父親說：「得的急症，上吐下瀉，剛才又吐了一灘。」王仲和把眼皮往上翻了一翻，半天嘆了口氣，聲音小得像蚊子一樣的說：「唉！黑三！怕過幾天就見不到面了呵！去年小溝那韓瞎子，就說我今年過不了春，……」說着，出了一口長氣。他婆娘在旁邊，給女娃喂奶，一聽這話，眼淚卜落卜落的掉下來了。他父親拿起旱烟，一聲不響的抽着，劉黑三站在炕邊看了一陣，用手摸了摸王仲和的額頭，走出去了，他跑到陳步浩家裏，陳步浩不在家，他就一個人出莊子去了。一陣，劉黑三後面跟來了一個四十來歲，蓄山羊鬍子的人，還揣了個口袋，兩個人急急忙忙的趕到王仲和院子裏，這時，王仲和家窰門口圍滿了人，劉黑三正吃一驚的時候，忽然門口有人說：「人不頂事了！你老人家想開一點吧！過那邊窰歇歇。」接着就是王仲和家人牛一樣的嚎起來了，窰裏亂七八糟的喊着，活像夜裏狼把羊咬走了，人起來吆喊一樣，劉黑三怔了一下，把合作社的醫生拉了一把，說：「來遲了！你到下院去坐坐吧！」說着就一個人奔到王仲和窰裏去了。……

劉黑三從王仲和窰裏走出來的時候，他把頭上的手巾解下來，不停的擦着額上的汗水；這時候他倒覺得安心了，一切都定下來了！他現在提着燈籠到鎮上去買棺木去，他願意離開一些；他實在怕聽見王仲和女人的哭聲，怕多看一眼王仲和的死相。他在路上慢慢的走着，他不停的想：「這麼一個好後生死了，又少一個人變工了，丟下個二十一歲的老婆，整天一把鼻涕一把淚，唉！……也是命苦！……」劉黑三像自己掉了什麼東西一樣。在路上走着，挨到下半夜棺木抬回來了，全莊女人，變工隊的人都來幫忙；還僱來了一班吹手，蹲在王仲和門口，附近四莊老遠老遠就聽見喇叭很淒涼的吹着「小寡婦上坟」「上岸坡」；喇叭細細的長調子，如同女人的哭聲一樣的哀苦。

王仲和就這樣的死了，全莊就這樣少了一個勞動力！

過了幾個月，這時候到了該鋤草的時候。山前山後一片綠汪汪的，莊稼苗子長得壯茁茁的，正像十八九的好後生，玉門溝四圍，一道山一道平川，盡是糜子盡是谷，白日裏一陣風過來，只聽見谷葉嘩嘩，嘩嘩；黑夜裏一陣風過來，只聽見蛤蟆哇哇呱，哇哇呱。一早起來，紅花花的太陽照在谷葉的露珠上，就像是無數的星星在一閃一閃的，劉黑三一個人在莊稼林裏穿來穿去，太陽晒在臉上暖洋洋的，手上碰着露水涼冰冰的。這一陣呵！他的心願得寬，他的眼也看得遠；看看這家的莊稼，又看看那家的莊稼，他一個人說話：「嗨！今年莊稼手提着長一樣，家家有好收成！今年開荒開美了！」走到王仲和的地邊上，他的地裏還

只鋤過一次草咧，又該鋤了呀！唉！人一死什麼也沒有了！正想着只見地邊上坐了兩個人，望着背影，也辨不清是張三是李四，只聽見一個說：「莊上死了王仲和，大家情緒還好，幫他鋤了一天地，沒誤莊稼。婦女紡織也搞起來了。」說話的人說到這裏聲音大了，劉黑三聽出是陳步浩的聲音。只見陳步浩接着說：「紡織的事我可費了苦勁啦！第一次找她們開會，會上都說不紡。紡車也沒見過呵！困難可多咧！我一想，困難也能把咱難倒啦！咱幹部帶頭紡吧，紡個樣子給她們看吧！呃！這一下對了，不出三天，全莊婦女就組織了兩個婦紡小組。」劉黑三一聽，驚得把頭一昂，心想：「他這給誰說咧？才成立一個婦紡組，說成兩個……」正想着，只見那一個說：「對！你這領導有辦法。現在又該鋤草啦！」說話的人說到這裏，停了一下，劉黑三的心突然一動。呃！這不是安指導員嗎？陳步浩給指導員這麼虛說還行？你這麼虛說做什麼？……要當勞動英雄，要誇自己本領，也要有那事實呀！你把我做的事情說成你做的，我就不答應你，我就要當面告你，我就要當面告你！……」劉黑三想着，一下從莊稼林裏穿了出來，衝到地邊的大路上。

一七

劉黑三從莊稼林裏穿出來，衝到地邊上，他是有話存不住的。你看他臉氣得通紅，眼睛

瞪得牛眼大，大聲喊：「陳步浩！你，你這是說什麼話？對上級說話，這個樣子還行！你不要手遮心，把革命的好處全忘了！……」這一叫喊，嚇得陳步浩回過頭來一看，這一看就像一根木棍打在頭上一樣，開先有些慌張，劉黑三會把紡織的事，當着指導員說出來的，但一下，他就鎮靜下來了，沉住氣了。他想：「當着指導員的面，還能跌在他腳底下？」便大聲說：「怎麼啦？你見了什麼啦？」劉黑三見了他這個樣子，更氣火了。心想：「他媽的！還穩得起咧！還老太太坐牛車咧！老子就要戳穿你！」便大聲說：「咱們只有一個紡織小組嘛！也不是你帶頭嘛，你紡都不會紡，帶了什麼頭？」陳步浩尋不上回話，便要死狗的說：「不是我帶頭，還是你帶頭？還是你領導起的？你會寫？你會算？你有本領？」這一連串問過來，劉黑三有些應付不了，心裏想好了的話，嘴裏說不過來，結結巴巴的喊：「我，我，就是！我！指導員不信到莊上去調查吧！……」這一句話把陳步浩刺出血來了，衝過來就要打，指導員大聲喝住說：「怎麼啦！在路上就打起來啦！……」指導員走了過來，兩個人站住了，指導員大聲說：「這事有莊上人在嘛，我一問不就知道了，爭什麼！快回去準備鋤草搞扎工隊吧！兩個人好好領導搞模範莊嘛！這件事再不要提了，過幾天我就到你們莊上來！這陣回吧！」劉黑三朝這邊就走了，一邊走就一邊氣惱，他有點後悔剛才當指導員的面，把陳步浩得罪了。但他又非常氣憤，他想：「你有文化就吃人啦！不是你做的事，也是你做的呀！我就不信服！你也不要太踢打人了……。」

儘管心裏這麼不服，儘管他想通了，這件事是陳步浩說謊不對，儘管他相信指導員一下就會明白是非，劉黑三的心裏還是這麼難過；他不知道爲了什麼，有些灰心，他心裏也有些發悶；他回到家裏，摸起一把鋤，打算鋤地去，鋤頭拿到手裏，他就覺得身子特別乏，路也不想多走，就在莊子跟前川地上，一下一下的鋤着。忽然，好像聽見了哭聲，仔細一聽，是女人的聲音，再一聽就辨別出是王仲和女人的聲音了。王仲和女人嘶啞着嗓子，拖長着嗓子，在她自己窩裏嚎着，站在地裏都聽得清清楚楚的。開始劉黑三聽着好煩燥，這女人的哭聲像一面破鑼就在他耳邊敲着，不停的敲着，敲得他心也要炸了一樣，氣得他幾次把鋤頭停了下來，呆呆的站在那裏。好久，好久，王仲和女人的哭聲還沒有停下來，哭聲不變的、好像河裏的流水，不停的嘩啦啦的在耳邊響着一樣。劉黑三現在覺得奇怪起來了，怎麼王仲和女人哭一上午還不停咧？怎麼今天嚎得這麼傷心呢？……慢慢的，劉黑三覺得王仲和女人真可憐！這麼年輕輕的，丈夫就死了，有一個小子娃也好，偏偏生的是個女娃，就是守寡指望什麼呀？……王仲和他父親年紀也大了，喊聲有個一差二錯，留下個孤身女人……想到這裏，劉黑三聽着王仲和女人那哀苦的、叫人心酸的哭聲，他把鋤頭停了下來，朝着王仲和的窩洞出了幾聲長氣，心裏變得很難過了。他決定回家去，吃過晌午飯，他一定要到王仲和家裏去看一趟。

吃過中午飯，劉黑三把嘴巴擦了一下，就走到王仲和窩裏，剛推開窩門，只見王仲和女

人端一個瓦盆出來，哎呀！不成個人樣了！頭髮蓬起像堆亂蒿草，一張臉比紙還白，兩只眼哭得像水餃子一樣，見了人一聲也不吭，頭一低就過去了。王仲和老子坐在炕上，抱着根旱烟管，見劉黑三進來了，有聲沒氣的喊：「回來！上炕！」劉黑三爬上炕去，窑洞裏比往常顯得又黑又暗，王仲和老子的臉鐵青鐵青的，一聲不響的望着劉黑三；劉黑三看着炕上的紡車，隨便問：「王大伯，仲和嫂子還紡線呀！」說着，搖了一下炕上的車子。王仲和老子聽了這話，嘴角笑了一笑，吸着旱烟說：「這事要算你的功勞呀！沒有你，女人誰也不會紡。這向我倒是不叫她紡，她說紡紡線還寬心些，我也就沒阻攔她。」劉黑三說：「仲和嫂子今天又怎麼想不開呀！哭得實傷心，我在對面山坡上鋤地都聽見，這樣下去不要傷了身體！」

：「劉黑三一提起這話，老漢眼睛就濕了，嘴巴撇了撇，羞一點哭了起來，半天才嘆了口氣說：「唉！命苦呵！今天她在紡線，碎娃娃又哭又嚎，我說你把娃娃抱一下吧，她把娃娃抱起來，在屁股上打了兩巴掌，我當時就氣啦，氣頭上的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說：『你要跳出我王家的門，就走呀，不要打小欺老的！你去另尋門戶，過你的好日子去，把我們老的小的都擦下，不要說我們誤了你，到我們家來十幾年都沒錯待你，這陣子還……』說着說着我喉嚨就軟了，眼淚也來了，我媳婦子這人年紀輕，孝心却重，她也撿不起這話，一聽我這麼說，大人娃娃哭成一坨塔了；我媳婦子八歲上父母死了賣到我們家裏，我沒有女子，就把他當親女待。她哭着說：『大！再不親，我也算王家的半個人，我娘家一個親人也沒有呀！

我娘家一個親人也沒有呀！……」就爲這事，好好的一個人就哭了一上午；像個小孩兒一樣，我說了牠半天，我說：「你不願走就留下呀！我仲和死了，我還有什麼親人呀！再不親你，也算我半個兒呀！……」她見我這麼哭着說咧！氣才散了，反過來又用好話寬我的心。唉！反正我是六七十歲的人呵，只是她才二十一二歲呀！」王仲和老子說着用手擦着鼻尖，就再沒有做聲了。劉黑三說：「那你老人家就留她養老呀！家裏有地有牛，僱上個伙計，她又會紡線，吃穿不愁，就好好過光景吧！」王仲和老子說：「吃穿上是不愁，我六七十歲的人，心上還有一件事，仲和留下的這娃是女娃，女大嫁人；我們王家的香火就斷了啦！去抱一個小子娃，又怕養不親。」劉黑三說：「那這樣吧，你老人家拾個兒，將來養兒育女就親得多。」王仲和老子笑了笑說：「我早有這心意，就怕沒有人到我們家來倒站門檻。」「有！我看中了一個好後生咧！」劉黑三抱起旱烟桿，望着王仲和老子只管笑。他準備分擔王老漢心裏的哀苦，給他一些快樂。

一八

王仲和老子趕緊問：「你說的是誰家呀？是哪裏的呀？」劉黑三用嘴巴朝窗外嚟了一下，說：「就是下院的文漢保嘛，這人我看不錯。」王仲和老子連忙插上來說：「嗯！人倒是

好個後生，脾氣也乖，又是好勞動，就怕他這年青青的，不倒站門檻。」劉黑三說：「不氣嘛！我給你去說說看，有八分能成。」正說着，王仲和女人從門外進來，劉黑三連忙把話轉過去，問她：「你紡的線够幾等了呀？」王仲和女人說：「還只算是二等咧，謝開英媽幫我們領棉花、交線子，那天還來看了一下，她說我錠子安得不對，說是哪天要請你來修理。」

「哎呀！我不會修。」

「什麼不會修！」王仲和女人把紡車移到炕中間，說：「紡線都是跟你學的，你不會修也得修！」劉黑三沒法，眯起一只眼看了看錠子，說：「有點歪了。」說着，就動手修起車子來了。

劉黑三正埋着頭修車子；下院裏他婆姨在喊：「嗨！指導員來了，叫你去開會咧！」劉黑三趕忙應着，把車子修好就出去了。

安指導員是趕來佈置夏耕工作的，開會的時候，莊上人全來了，指導員拿出來一張「羣衆報」，唸了一段消息，意思是說關中李長清，才十九歲，他就扎起了一個工隊鋤草；指導員把消息一唸完，就說：「人家十九歲都當功德主扎工，咱玉門溝搞模範莊，總要扎工隊吧！」

話剛落音，劉黑三說：「我扎一個工，誰跟我這工？」謝開英說：「我來一個！」文漢保說：「我來一個！」話剛說到這裏，陳步浩猛的站起來說：「我也扎一個工！……誰跟我這工呀……」

「那還分什麼咧！全莊扎兩個工就是，前面的跟劉黑三，後面

的跟陳步浩，咱莊鋤草，年年都變工着咧！今年誰都多開些地，怕誰都要僱幾個工，這樣咱莊就不用僱外莊的人了。……」大家說：「姬老人家的話對着咧！扎兩個沒問題。……」安指導員說：「那就好，這兩個工一同起工，都是要鋤完了本莊，再到外莊鋤……你們看，還要什麼規定？……」姬保林老漢望着劉黑三老子說：「我看就在這個月二十四起工吧！二十四是好日子，再不鋤，莊稼就蕪了。」劉黑三老子說：「二十四就要鋤了。咱們模範莊的扎工隊，先要把自己的鋤淨，再拉出去，到外莊扎起走馬工，掙些工錢。劉家溝的康生保來說，這陣家家都忙，一個人，工錢出到三千了，還僱不到人咧！……」陳步浩說：「那就這樣辦，二十四一同起工，鋤完本莊，再到外莊拉走馬工！」指導員說：「那這樣，你們兩個工競賽吧！」劉黑三就像門縫裏的風，格沖沖的，一聽指導員說競賽，心想：「就不信他有文化。……」便低着頭說：「競賽嘛！咱不怕！」陳步浩那邊也低聲說：「你不怕！我怕甚！」聽起來兩個人聲音不大，那語氣却像鋼打的鐵做的。劉黑三是：自從上次當着指導員指出陳步浩不對以後，對陳步浩這人就看破了一點，有些滿意他。陳步浩咧，自從上次劉黑三當指導員的面，給他一個下不去，心裏就有些氣恨，想把劉黑三壓倒，好當勞動英雄。他想：「就不信咱在區上都領導過生產，到這猴（小）莊莊來，就領導不過你！……」

這真是：

快馬再加鞭，容易出禍事，

兩家不和又競賽，鬧出大事情。

到第二天，陳步浩一個人悄悄的跑到劉家溝，下午又奔回來。

一九

陳步浩奔回來，又悄悄的把他工上的人統找齊，他說：「咱有件事跟大家商量，咱們扎的工，是新扎起的，眼看到二十四只有七天了，那天會上議定兩家一同起工；現在，我看大家都短些零錢花，不勝趁還沒起工，咱們就到外莊攬幾天工，好掙些工錢來開銷，二十四正式起工那天，咱們吃八碗坐席。……」大家聽着，沒有做聲，陳步浩又說：「咱們早起幾天工，走外莊掙工錢不說，出去一趟就有一趟名氣咧！於今誰也沒扎起工，只要大家說聲玉門溝的人扎工扎得早。咱們跟劉黑三競賽，在這上頭就比他們強。」工上的人聽了，一則能掙些錢，再則又有個名氣，便問：「有人僱咧！」「這不愁。」陳步浩笑着說：「劉家溝的康生保要僱人，我答應了，從明天起，給他鋤三天，他還要我們多鋤幾天，我沒應承，還怕沒人僱？」衆人說：「那好嘛！咱們都去。」陳步浩說：「去是去，可不敢說出去了，讓劉黑三他們知道了就不好，康生保正急着在僱人咧！給他鋤三天都不够，不然康生保又會把劉黑

「三那一工僱走。……」

這麼一議定，第二天陳步浩工上的人，拿着鋤悄悄的往莊外走，劉黑三見了，有些奇怪；便走過去問吳鳳祥：「你們到那裏去？」吳鳳祥低着頭說：「到後山去。……」劉黑三看情形不大對勁，便轉過來，站到山尖上看，只見陳步浩他們十幾個人拿着鋤頭走上川去了。他心裏馬上就明亮了，一口氣衝到家裏，見了他父親，大聲吼：「這是什麼話！說的頂放屁！」這一說弄得他父親不知道又出了什麼事，直問：「怎咧？看你這牛脾氣還改不過來？！」劉黑三說：「咱們兩家約好二十四起工，先鋤本莊再鋤外莊，他們今天就出去了，這還行！想把咱壓在腳底下，咱就不依，咱也起工，到外莊掙工錢去。……」他父親聽着，把旱烟鍋往炕上一敲，大聲吼着，連長鬚子也動起來了：「你，你敢！」劉黑三嚇得把頭低下來了，他父親用旱烟鍋指着他的鼻子吼：「你再跟人耍牛脾氣，我一旱烟鍋打你不死！人家不按規矩他沒理，你也跟人家學，還要你的牛脾氣，指導員批評你的話又不記啦！你要把工拉到外莊去，老子把你腿敲斷。……」劉黑三低着頭，兩手又不停的摸着他那黑黑的圈臉鬚，沒有做聲了。他在把自己的火氣往下壓，他想：「人家不對，也不能跟人家鬥氣呀！……組織上批評過我，我也說過我要改，不跟他在這上頭爭吧！……」這麼一想，心裏也舒暢一些了，正打算往外走，門口衝進來謝開英和文漢保，開口就說：「咱們也走外莊鋤，就只他們行呀！他們早起工，咱也早起工。……」劉黑三沒有做聲，望着他父親，他父親慢吞吞的說：

「人家不對，咱不能跟着不對。」劉黑三便說：「咱們不跟他在這上頭鬥爭，咱們還是二十四起工，起工那天吃八碗四碟子，把區上的人也請來，紅火紅火。」「對！咱們起工那天吃八碗。」

就這樣，文漢保、謝開英氣平下去了。到了第三天頭上，正是陳步浩的扎工隊要回莊的那天，劉家溝康生保找着陳步浩說：「再給我鋤兩天吧！兩天就完了，我就不僱人了。」陳步浩搖着頭說：「再過幾天我們莊上的扎工隊就一塊起工，要趕回去。」「遲回去一兩天怕什麼！」「呃！咱們兩個工，劉黑三扎一工，我扎一工，兩家競賽着嘛，不敢遲回去。……」陳步浩說着，拿着鋤頭領上工隊就上地裏去了。康生保呆呆的站在那裏，好半天才出了口長氣，這幾天可把他熬煎壞了。自己莊裏人不够，工隊還沒扎起來，僱外莊的要等到人家自己鋤完才出來，那莊稼怕早蕪了！……你，你陳步浩給我鋤三天，丟下一半，這，這怎價辦呀？……

康生保越想越氣，他這人嘴是有名的蜜鉢子，心是有名的辣角子，他把眼睛翻了幾翻，「噫！辦法出來了，他一個人奔到玉門溝去了。」

康生保給玉門溝的人全打得混熟，他一會找文漢保，一會找謝開英，只一會兒，就出了事情了，只見文漢保、謝開英兩個人，站在嶮畔上喊：「嗨！劉黑三！快過來。……」劉黑三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了，一氣奔到謝開英窩裏。

二〇

劉黑三奔到謝開英窩裏，一見炕上坐的人盡是他這一工上的，還有個康生保，嗯！這是幹什麼？正要開口，謝開英氣沖沖的說：「人來齊了，大家聽着，陳步浩在劉家溝掃咱們的臉咧！他說他們那一工的人都是年青的好勞動，說咱們這一工的人就盡是些沒苦水的，不是拐子就是半臂子，是他們挑下不要的，……這，這驢日的說咱們這工隊沒人僱，出不了外莊，嚙！咱們偏要出外莊，看咱們是不是拐子！」

謝開英的話還沒說完，大家聽着聽着就氣火了。開先幾句話就說得大家翻眼，後面幾句話就說得大家翻臉了，都說：「不管高低要去外莊咧，叫人家看看咱們吧！……」

康生保見大家像煮開了的水一樣，連忙出來說：「哎呀！這就怪我嘛！不該把這話說給你們，害得你們鄉親不和。快！再不要說了。人家也是隨便說的，話說過去了，水流過去了，不記它！也沒人信他的嘛！你看我今天來，不就是僱你們這工的，你們能給我鋤上兩天吧？……」衆人都應着說：「行！咱們鋤，倒叫那些人看看，咱們那一點不如他！……」劉黑三這時也真耐不住了，拍了一下大腿說：「給他鋤兩天就鋤兩天！本來咱們要鋤了自己的地才去外莊的，那驢日的這麼說，明天我就領了工來，康生保，你準備飯，看咱們是拐子，還

是半臂子！……」劉黑三停了一下，兩手摸着自己的鬍鬚，又說：「鋤的時候，咱們都悄悄的，碰見了他們，千萬不要跟他們頂牙裂嘴。是打沒好手，是吵沒好口，人家見了也不體面。咱們講實際，明天出工，操心鋤，做個樣子給人家看就是。……」

衆人都賭氣的、斬釘截鐵的應了一聲：「對！」就一個一個的回去了。

到第二天，鷄才叫三遍，劉黑三領着衆人就起身，直往劉家溝趕；一路上冷風吹來，淡淡的下弦月，射過來淡淡的月光，大家都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說話，好像是去找人打架一樣。十幾個人到了劉家溝，把康生保叫了起來，指了地，一句話也沒有說，就往山上地裏走；這陣天才麻麻亮咧，莊稼苗子和草都分不清，劉黑三他們便把鋤頭往地上一撩，都彎下腰去，像穿針一樣的瞪着兩眼，用手拔開草了。直到天稍微明了，十幾個人便一字兒擺開，十幾把鋤頭好像是十幾條生龍活蛇，忽前忽後，忽左忽右，直在地上打滾；又像是一陣大水推黃沙，一湧過來，一湧過去，直把雜草連根推倒，真個是劉黑三的扎工隊，人人是把式，個個都能行！一陣工夫就鋤了一大片，回頭一看，莊稼苗子五字梅花形的排着，前後左右均勻不亂，高矮齊得就像在地上釘的一樣高的樁子，細看起來，真是叫人心愛，這種本領真是：

巧姑娘她綉不出，

手藝人他做不來！

十幾個人就這麼鋤了一上午，康生保送米湯饅饅上來咧，誰也不停；叫休息也不肯。劉

黑三說：「自動休息吧！誰熬了就喝口米湯。」話這麼說咧，誰也不肯坐下來，口渴了，端了碗米湯，跔跔在鋤頭底下，急急忙忙喝了又鋤；康生保見了，心裏真是高興：「到哪裏去僱這號扎工隊？比捏着鼻子還聽說嘛。這些人給一個圈圈都鑽，給十個怕也會鑽十個咧！」

就這麼一天下來，劉黑三他們十幾個人，鋤得全身酸痛不說；謝開英肚子拉起稀來了，文漢保腿也腫了；眼看這工隊要垮台了，劉黑三急得直揪鬍子，也不說話；到第二天，劉黑三還叫沒病的人再上山咧。忽然安指導員跑來了，見面就說：「快回你們莊去吧！統統回去！你大（爸）叫人來找我，我才知道。……」劉黑三低着頭，有聲沒氣的說：「答應了他鋤兩天嘛，怎麼好走?!」

「走！由我去講，人都垮了嘛，還不回去?!這事情呀，我明白底細，回去非開會不行！」

二二

安指導員把劉黑三的工隊叫了回來，區長也趕到玉門溝來了，晚上就開了個會。會是黨小組會，陳步浩、劉黑三、文漢保、安指導員和區長都參加了。

安指導員第一個說話，說的時候很生氣，開口就說：「搞着搞着就出亂子。你們都到外莊去鋤吧！還創造什麼玉門溝模範莊?!陳步浩你是生產大隊長，你是怎麼負責的呀？今天咱

們是黨小組會，我的話說得重一點不要見怪。舊前我說你文化高，會寫會算，有辦法；辦法是不少呀。紡織的事不是你搞起的，說成是你搞起的。到了外莊，就往自己臉上貼金。把劉黑三的扎工隊就搞垮了。你這對上級不忠實，對莊上人不親愛，要嚴格批評！劉黑三咧，前回會上就說過，還是那牛脾氣不改。陳步浩是生產大隊長，你也不好好幫助他，一見面就嚷就鬥氣，這回不鬥氣，謝開英也不會拉稀！文漢保你腿都腫了，還不是自己找來的，劉黑三你也要好好想。……」

安指導員說了以後，屋子裏靜悄悄的，靜得耳朵裏好像嗡嗡的發響一樣。陳步浩頭昂着，臉向着屋角裏，也不看誰，也不做聲，他故意在不聽指導員的話；偏偏不由人的，指導員的話一字一句都鑽到他耳朵裏去了；他心裏有些煩燥，他想：「我再不好，我心是好的呀！對得起革命呀，一心是把莊子往好弄呀。……」越想越氣，就越不想做聲，屋子裏就更顯得靜悄悄的了。劉黑三的心裏是有些發急，他知道大家不做聲，就是等他和陳步浩說話咧！他和陳步浩把自己的錯處說了，區長、指導員、還有文漢保就會說話，想出辦法，把以後的事弄好。他想：「這陣該陳步浩說呀，該他說的話也多呀，做甚他不說?!……」他望了陳步浩一眼，陳步浩沒有要說話的樣子，他急起來了，他想：「你不說我說吧，自己有啥錯就說啥。……」他力用的擦了幾下他的圈臉鬚，大聲說：「我脾氣不好，不該應承給康生保鋤地，這回是對不起謝開英，也對不起文漢保，請組織上批評！以後脾氣再不改，……」臉紅了，

說話聲音也粗了，「隨組織上怎麼樣都行；組織上爲我好麼，從這回起我死心改。……」

劉黑三把話說過了，心裏也好像鬆了一些，真的，心裏的話說出來了，倒痛快得多。陳步浩他却不曉得這味道，還是不開口，坐在那裏動也不動。區長便接上來說：「劉黑三說得好！他要把他的壞脾氣改掉，如果他真的把他壞脾氣改掉，他什麼都好，對人肯幫助，工作又積極，生產又好。剛才指導員批評陳步浩，事情也實在。不過陳步浩同志，他心還是好心的，也是想把莊上的事往好鬧，只是一點，他對老百姓要命令，跟大家的關係不好。劉黑三火氣大，還敢跟你鬥，胆子小的就有些怕你了！你也要改一改才好。……」

陳步浩這時心裏舒暢一些了！也到了該他說話的時候了！他說：「做錯的事情總是錯了，我以後也改，同志們的意見我接受。」

陳步浩的話一說完，安指導員喜得拍了一下掌，大聲說：「這就好！明天莊上開大會，會上你和劉黑三，把自己的不對處說一下，再研究扎工隊怎辦吧。過去的事，也怪我領導不好。……」

會開了很久，青油燈的捻子都結了燈花了，大家才回家去睡。

第二天上午，玉門溝的人都到了打穀場上；年老的人嘴裏抽着旱烟，話也特別多，姬保林老漢對劉黑三父親說：「你家黑三上了康生保的當呀，鑽了人家的圈子咧。」劉黑三父親說：「是嘛！不聽政府的話嘛，說起上當，一半也要怪陳步浩，他不說那號話，人家無風也

起不了浪。……」「嗯！嗯！」姬保林老漢點着頭說：「指導員他調查清楚，說得好，沒陳步浩那幾句話，康生保有計也使不上。……」

正說着，安指導員就叫着開會了。

一一一

安指導員一叫喊開會，大家就靜下來了，安指導員便把這回給劉家溝鋤草的事，報告了一遍；最後說：「事情明擺着了，康生保不對，咱莊上的人也有不對處，就算了吧。這事情咱們陳步浩、劉黑三有幾句話說咧，這陣讓他們講吧。……」

劉黑三望着陳步浩，意思是該他先講咧，陳步浩跣蹶（蹲）在遠處，用手指在地上畫字，也不說講，也不說不講；劉黑三又有些急了，心想：「總不能讓這個會冷淡下去呀。……」便往前走了一步，大聲說：「剛才指導員說過了，這回康生保的事，咱莊人也有不對處，不是別人不對，是我的脾氣不好，是咱跟陳步浩哥那一工的人鬥氣，才上人家的當嘛。我這牛脾氣呀，一定要改，以後不論對誰，」臉紅了，說話聲音重了，「都可以批評，隨大家處罰！……」

劉黑三的話語剛落音，一陣嘩啦啦的掌聲，像起了一陣大風似的；大家都說：「好！利

酒！有甚說甚！這號脾氣才逗人愛咧！」指導員馬上大聲喊着說：「怎麼樣？陳步浩你也說說吧。……」

陳步浩還蹲在那裏沒有動，剛才嘩啦啦的掌聲，像起了一陣大風一樣的吹了過來，把他弄得臉也紅了，心也跳了。他想他過去在區上辦過公事，剛回到莊上，就當上了生產大隊長，莊上就只有我會寫會算，我不能跟劉黑三相比，有個不對處，在上級面前說了就對了，爲甚要在這麼多人面前說？說給這些老百姓聽了，我以後怎麼見人？！我不說，我不要你們鼓掌，我不丟這人，……

他這麼一想，他的臉越發紅了，心也跳得厲害了，當指導員再催他講話的時候，他突地站起來生氣的說：「我沒什麼要講的，我沒有話要講。……」

看樣子陳步浩是不會講話了，指導員便叫大家討論扎工隊以後怎麼辦？！忽然吳鳳祥站起來大聲說：「指導員！咱們講民主咧，咱有個意見發表，陳步浩是咱的生產大隊長咧！過去就愛耍命令，這回不關心咱莊上的莊稼，把咱們拉到劉家溝去鋤，出了亂子也不出來說一句話，我對他這個生產大隊長就有意見！咱們再選他一個。……」

吳鳳祥話還沒說完，謝開英嚷起來了，直喊：「哎！說得好！咱們再選他一個，選劉黑三當生產大隊長。……」

「對！劉黑三！他當大隊長沒說的。」下面的人都吼起來了。說的話也聽不清了。

安指導員把手在空中揚着說：「好！好！慢慢說嘛，一個一個說嘛，你們同意劉黑三當大隊長的有幾個？」

「嗨！……」只聽見一聲輕輕的叫喊，全場的人都把胳膊扎（舉）起來了，排成了一座小樹林子一樣。

只有陳步浩一個人還圪蹴在那裏，頭鉤得低低的，動也不動。

區長見了這個情景，便走出來說：「大家選劉黑三當生產大隊長很好。我還有個意見，就是陳步浩他的文筆很好，會寫會算，咱們生產上還有要他出力的地方。再說，這幾個月來，他愛要命令，工作得不好，他心裏却還是想把莊子鬧好的，我看讓他當個大隊副吧，要他記記工賬，你們大家同意不同意？」

吳鳳祥說：「可以倒可以，那就要看他以後改不改咧，他再那麼開口就送區上，我就不同意。」

就這樣，陳步浩還是留下來當大隊副了。散會以後，區長特意又找了陳步浩跟劉黑三，再三叮囑叫他們好好的團結，把草鋤好，收秋工作也搞好，有了成績就能當勞動英雄咧！

自從劉黑三當了生產大隊長，莊上的人也喜歡，劉黑三也變好了，陳步浩也變好些了。劉黑三是：當了生產大隊長，千萬再不能耍牛脾氣，有話一定好好說，自己在大會上說過的話，一定要作數，說的話不作數，還配當大隊長？！陳步浩咧，好像睡在炕上做夢，劉黑三趕到他前面當了大隊長了，吃了一驚！這一下他也醒過來了似的，翻了一下身子，他想他有些脾氣也要改，也不怎麼瞧不起劉黑三了，兩個人有話也好好商量，事情也就做得開了。

這樣，莊上二百多垧地都鋤完了不說，劉黑三領導得美氣，明天就要到外莊去拉走馬工了，掙工錢去了！這一天，扎工隊從山上回來，照見遠處大路上，有一個婦女挑的飯籃瓦罐，文漢保拉開嗓子就吼：

好妹子挑的饅饅和米湯，

快過來給你親哥哥嚐！

這一唱，扎工隊的人都笑起來了。劉黑三笑着笑着，好像記起一件什麼事來了。回到院裏，劉黑三把鋤頭往糧囤上一掛，端起一碗米湯，文漢保把頭巾解下來，擦着臉上的土，劉黑三說：「文漢保！你快裝碗飯過來，我有幾句話跟你說。」文漢保不知道有了什麼事了，端了一碗米湯過來，兩個人就跣躡在牛欄邊土畔上，這裏恰好對着王仲和的門，王仲和女人端了一盆水倒在院子裏，又進去了。劉黑三板着臉，用一只筷子在地上畫了一直道，說：「有這麼一件事！王仲和死了，王仲和老子想招兒，招個後生倒站門檻。我看你這樣長打光棍

下去，也不好，王仲和家女人，又正派又好，針線仔密，茶飯利洒，你不如過去吧！」文漢保沒有做聲，兩眼盯在碗裏，只顧喝稀米湯。劉黑三又用筷子在地上畫了一直道，盯在地上說：「再說，他們家底底也不壞，拴一犍牛，種三四十垧地，兩孔石窰，老人一老（死）下，這些還不都是你的！過的就是好光景！你說你新辦一個十七八的大女子，咱這地面女人少，一個唯少得二百多萬財禮，把你今年開荒打的糧糶了，够倒是够，那你倆口子日後吃什麼呀？還得受熬煎，唯少要再掙他兩年，才鬧得起一份家業！不勝現在過去，今年的糧也攢下了，光景就過得富裕！……」說着說着，怕碗裏的米湯涼了，劉黑三就唏哩呼嚕的喝起來了。文漢保紅着臉，也唏哩呼嚕的只管喝米湯。

二四

劉黑三唏哩呼嚕的喝米湯，文漢保紅着臉也唏哩呼嚕的喝米湯，直把稀飯喝完，文漢保才說：「能行！只要他們看上我，就過去。」劉黑三說：「這樣麼，事情成啦，我給你們看好日子。」

就這樣，事情傳散開去了，玉門溝的人全知道了，劉黑三給他們看的日子是十月初四，正是收秋剛完的時候；這天早上，王仲和女人聽說了這事情，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到晚上，

她却哭了，偷偷的哭了一整晚。第二天起來却又沒事了，只是她把頭鉤得低低的，再不出院子閒串了。也不大聲給誰說一句話。老遠老遠看見文漢保過來了，她就背轉身躲了起來。

日子過得很快，要來的事情終歸來了。十月初三，王仲和家院子裏就殺倒了一只花肚豬；兩條驢都架起在推磨，不停的忙着。一切都亂了。牛槽裏空着，沒有人給牛添草了。王仲和女人從今天起就不做飯了，王仲和舅舅家的表嫂子過來做飯，什麼都不跟往常一樣，院子裏也搭起了一座灶火，王仲和女人在院子裏站一陣，又到竈裏炕上坐一陣，甚麼事也不做，閒得心裏難受，她的鼻尖酸酸的，眼睛也濕了，她差一點哭了出來。今天她不知道爲了什麼，特別想哭。

第二天一早，院子裏就坐了一班吹手，王仲和老子是一個最愛紅火（熱鬧）的人，把莊裏所有的桌子都借來了，大大小小擺了一院子，請區長、安指導員和鄉上的幹部都來吃飯。衆人說王老漢招兒咧，是一件喜事。客人們穿着新衣，包上新頭巾來了。有的提一塊肉，有的提一罈子酒，有的是包上個紅紙包；見了面就說說笑笑，抱着旱煙鍋，前三十年後四十年年的拉扯開了，他們一直說個不停，一直要等到外面桌子擺上菜來了，叫坐席咧，他們才慢慢的出來咧。

今年的確也跟往常年不同，王老漢擺出好豐盛的席面呀！整個院子裏都是鬧烘烘的，灶火裏的柴烟冒起也是幾丈高，拿饅的、端菜的過來過去，白盤子大土碗閃來閃去，開的是流

水席，吃過去一桌又一桌。吃得大家紅光滿面，真是高興得說幾句話，也要打幾聲哈哈；區長說：「看大家今年喜氣得成什麼樣子了！爲什麼這樣子？這是毛主席呀！叫咱們組織起來生產，跟河莊競賽勝利了呀！多打了糧嘛！」衆人說：「是呀，這是毛主席叫咱們翻了身呀！」區長又說：「今年你們莊的生產任務比河莊完成得早，趕去年多打下多少糧呀！」這個說：「今年打穀場就比去年多了六個。」那個說：「今年比去年唯少要多打一倍！」安指導員在旁邊聽了，連忙從他的掛包裏掏出了一個大本子，這些東西他是走到那裏就帶到那裏的！他把本子翻開一項一項的看着說：「你們莊去年是八十石，今年打了一百六十四石，公糧交了十四石，陳步浩自動又多歡迎（捐）了五斗，一共是十四石五斗。」區長聽了，笑着說：「哎呀！那你們莊今年生活過美了呀！今年吃了多少肉呀？」還是姬保林老漢愛說話，他說：「吃肉是記不清了，我那天在鄉上合作社裏閒串，合作社主任說咱莊過中秋那天，稱走了二斤十一兩茴香麵，三斤五兩花椒麵，光調和就吃了這麼多！還有從集上買的，那就不知道有多少呀。」區長把頭一偏，笑着說：「那你們光景硬是過美了呀！」姬保林老漢說：「可不是，舊前你見誰家吃肉來？就是稱上一斤二斤，誰還放調和呀！於今，吃肉要講究調和了。」「嚙！」有幾個人應着說：「吃肉不放調和那才難吃咧！」區長說：「真是，你們模範莊的人，口味也不同了！」衆人一聽了模範莊，就笑着問：「咱們賽過了河莊，咱莊成了模範莊，該選個勞動英雄吧！」一說這選勞動英雄的事，門外的人都圍進來了，劉黑三悄悄

的站在門外邊，他想：「有什麼好聽的，有可能是陳步浩當英雄！」心裏這麼想咧，却又翻着眼皮，偏着頭細細的在聽審裏說什麼，審裏區長說：「選勞動英雄你們選嘛，過幾天你們玉門溝開村民大會選，看誰勞動好、領導好、幫助別人好，瞅中了就選，這回選出來，還要走延安看毛主席咧！」審裏的人聽着都沒做聲，劉黑三在外面站着，眼翻得更大，連大氣也不敢出，等着看誰再說話咧，只聽見陳步浩笑着說：「嗚嗚！咱莊選劉黑三吧！」劉黑三一聽，在門外邊全身都燒起來了，臉紅得像燒紅的鐵塊一樣，腦子裏好像有人在打銅鑼似的震得嗡嗡的發昏，但這一下馬上就過去了。審裏的安指導員在大聲說：「呃！老陳你客氣咧！我看你能當，文化高，辦法多！繳公糧也積極，……」這一瓢冷水淋了過來，劉黑三冷了半截，他笑了一笑，心想：「還不是那話，人家會寫會算會說，指導員又看重他，人家的江山，哪裏還有我的份！」想着就走開了。

二五

劉黑三想着就走開了。心裏可難過呀！這回他吃了文漢保的喜酒回來，弄得他話也不多說了。

過了十天。這天吃過早飯，劉黑三吆着牛到小河邊去飲水；他跟在他的那條大黑犍牛後

面，慢慢走着，大黑牛走幾步又停下來，像個老太爺踱方步，有時也回過頭來看什麼，劉黑三在牛面前從不急燥。他低着頭用指甲刨着牛屁股上的泥塊；好像有人從面前走過去了。過去的是區長、安指導員，還有一個穿灰軍衣，好像是縣政府的，一共是三個人；到莊上來幹什麼呢？劉黑三想：「去他的吧！反正沒咱的事。」他在牛屁股上拍了一下，到河邊去了。

早晨，太陽照在小河的冰塊上，亮晶晶的，劉黑三一看糟了！小河乾啦，牛飲不成水啦！回頭一眼瞧見了謝開英，吆着牛在飲水咧。他怎麼有水呢？把牛吆過去；原來謝開英的牛在河邊井裏喝水咧。這個井一尺來深，先前是個好泉子，現在水也不旺了，劉黑三的牛走過來，從謝開英的牛頸子下面伸到井裏，唧咕唧咕的喝起來了，謝開英說：「剛才區長帶了一個縣上的人，到井子跟前來看咧！」「他來看井子做什麼？」「誰知道他做什麼！只聽見說什麼牲口也在這裏飲水不好，……」正說着，劉黑三拉了謝開英一把，說：「你聽，莊上吆喝開會！」「一定有什麼事了，快上去！」劉黑三說：「對！你上吧，我飲罷牛就來。」劉黑三瞧見莊上人，男的女的都到上面院子裏去了。

開會是選勞動英雄，大家都在院子太陽地裏，劉黑三趕來的時候，會已經開始了，院子中間擺了一張桌子，桌上擱了三只土碗，只聽見姬保林老漢喊：「你們說提三個人，三個人裏選一個，那你們上頭先提出一個來呀！」縣上的那個說：「我們不提，你們提！」「呃！姬保林老漢摸着鬍子搖着頭，喊：「呃！不提還行，蛇無頭不行，你們上頭不提個樣樣，

咱老百姓還一滿黑着啦！」衆人也說：「提出一兩個給咱們看看嘛！」安指導員先是蹲在牆根前，一下忍不住了，他跟這些人熟慣了，馬上衝到桌子跟前，大聲說：「你們不提，我來提，提陳步浩當勞動英雄。」安指導員用眼睛掃了大家一眼，又補上幾句說：「陳步浩是生產大隊長，有辦法，對革命又積極，勞動又好。」劉黑三覺得安指導員是望着他說話咧，是說給他聽咧，兩隻眼望得他不好意思了，心想：「不贊成他，還贊成自己?!」不由得把手一拍，大聲喊：「對！陳步浩，我同意！」說着把頭抬起來了，一看衆人，却靜悄悄的。誰也不說一句話，嚇！這怎日鬼，劉黑三瞪着眼左看右看；腦瓜子就像風吹樹葉一樣，東幌西幌。只聽見縣上的那個同志說：「快說呀！你們瞅中誰就提誰，提自己也行，當勞動英雄要爭着當嘛！」那邊審門口，謝開英媽坐在條凳上，右手插在衣襟裏，大聲說：「咱婆姨女子家不會說話，記性缺短，說起話來可是顛三倒四的胡咕咚呀！要說是陳步浩能當勞動英雄，依我看，那劉黑三也能當勞動英雄！我這麼說，衆人說對，就把他當句話聽，衆人說是不對，就似一陣風吹過去吧！……」坐在謝開英媽旁邊的一羣人，連笑帶拍手的吼起來了，都說：「呃！說得好，說在心上，劉黑三比誰都強，咱們選他！」區長連忙在桌子上把劉黑三的名字記下，大聲說：「你們再提呀！提出來挑，蜂多出王，人多出將！好中挑好，咱們吃饅挑大的吃嘛！」劉黑三的心一直是跳着不停，臉紅的直低下，在地上摸了一把土，放在手心裏搓着；這時，會上也亂了，這個幾句那個幾句，王仲和老子把旱煙鍋在地上敲着說：「劉黑

三人又平和，莊裏不是他，紡織也鬧不起，你看，我招兒扯的十幾丈布，都是咱莊人織的布呀！說勞動，春上掏地，鋤頭不停，半天都不展腰，怕誰也趕不上他，倒真够個勞動英雄！

「說着他把旱煙鍋插在煙袋裏去了。一會兒，姬保林老漢又說：「要湊足三個嘛，就提文漢保！你看他一年一個翻身，今年開十五垧荒，打下十幾石糧，莊裏光景就數他發展快。也够個勞動英雄！……」現在已經够了三個人了，三挑一，馬上就要往碗裏丟豆了，劉黑三兩只眼直瞪着貼了自己名字的那只碗，這只碗擺在三個碗的中間，這只碗比那兩個都小，邊邊上也有個小缺口，他見了却像見了親人一樣！那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現在他就只眼睛精明，一顆一顆的豆子落在碗裏，他聽不清那響聲，他却看得一清二楚。那豆子像迎風散沙，直往他碗裏吹，劉黑三喜得心也跳起來了，臉漲紅得像擦了紅一樣，慢慢的他兩眼就模糊起來了，眼裏喜氣得出了一層淚水，模模糊糊的看見那只土碗成了好大好大的一朵鮮花呵！……

人圍在桌子邊越圍越多了。只聽見豆子倒在桌子上的響聲，一陣，區長就大聲喊：「快！勞動英雄！快拉過來坐在桌子跟前！」區長這一喊開。

二六

區長一喊開，那縣政府的，還有安指導員就奔到劉黑三面前，連拉帶扯的喊：「當了勞

在好！別的我不曉得，這點我可記得清楚！……」陳步浩靠牆根蹲着，越聽越火，心裏直罵：「驢日的！這麼隨上旋風撒黃土，尿泡打人咧！老子當不上不要緊，不在這裏受你們的氣！……」想着一跳起來就走了。大家正說上了勁，也沒注意，他一句我一句，可說得熱火，盡說劉黑三的好話，縣政府的那個同志就爬在桌上，一項一項的記，一件事情問了又問，真是打爛沙鍋問到底，密密麻麻的記了好幾頁。最後區長才說：「今天散會了，過幾天一通知，就走延安開大會呀！去見毛主席呀！這比中狀元還美！」大家望着劉黑三又笑又拍手，今天劉黑三他不知道怎麼樣才好，也跟着又笑又拍手，今天劉黑三樂得好像架在雲頭上一樣，飄飄蕩蕩的。

散了會，區長他們就急急忙忙的走了，人正亂轟轟的還沒散咧，陳步浩一下衝進院子，手裏拿的一個本本，你看他臉拉得二尺長，好像是誰欠了他幾輩子賬咧！他走到院子中間，大聲喊：「變工隊的人不要散了呀！」大家都怔住了，站下來了，陳步浩把那本本在空中抖了一抖說：「糧食統統打下了，咱們工上還有些賬沒清，趁今天清了罷！大家都不要走，這些麻煩事就都攬到我這裏！」變工隊的人都跟着他進了窯洞裏，陳步浩把賬本攤在炕上，衆人都圍過來看，瞪着牛大的眼，誰也不認得，却都湊在旁邊看他算咧，陳步浩盤着腿坐在炕上，先是大聲說：「這賬是我記的，你們來一個人算。」衆人都說：「那還得你算呀，咱們誰也不會嘛。」陳步浩把鼻子哼了一聲：「哼！還得我來算！你們有人才嘛！」文漢保平日

就不大滿意他，這陣見他板着臉，一絲不笑，耍開了架子咧，心裏就罵：「毬！識幾個字就要吃人咧！多會兒老子學會了，就不受你這眼色！」他這話可沒說出來呀，大家一時也沒做聲，陳步浩只好嘴裏咬着毛筆桿，把算盤放在腿上，慢慢的算起來了。

賬結出來，這個二斗，那個三斗的零賬，誰也沒二話，算到最後，輪到文漢保跟前，差錯就出來了。陳步浩紅着脖子吼：「你不信看賬，白紙黑字寫得一清二楚的！」文漢保也紅着脖子吼：「王仲和就不止多出六個工，我明明白白記得，你只算四個工！合算起來我要拿六石五，你只給我六石還行！……」陳步浩把賬本放在炕上，在上面一拍：「你嚷什麼？長得有眼窩，你翻賬本看嘛！」口水直濺到文漢保臉上，文漢保氣火了：「驢下的！欺老子不認字呀！」說着，把鞋子一脫，拿到手裏就要打起來了，這邊陳步浩也在炕上站起來，等着撕打咧；衆人圍上來了，把兩個人攔住了，陳步浩大聲說：「賬上記的六石就是六石，謝開英你給他六石，你們衆人說，又不是我欠的，我又不偏謝開英，再說這賬是王仲和的，死了的人我虧他做什麼，這賬上寫得清清楚楚嘛。」道理在陳步浩這邊了，衆人都圍到文漢保面前說：「文漢保，算了吧！人家天天記賬差不了，再說這糧也是王仲和的，你一個人得雙份，比誰都多，就真是少個四五斗，也犯不着這樣呀！」文漢保把頭低下去了，他想怕也是自己記錯了，真是四五斗就不提他了。想着把鞋放在地上，穿上；低着頭不做聲！只是見了他這個派頭，心裏氣憤！這一靜下來，屋子裏誰也不說話了！靜悄悄的，衆人眼裏却顯出王仲

和的影子來了，人人心裏都有些難過，有人往炕上一坐，嘆了口氣說：「唉！死得真是……種都種上了，打下糧就沒人了！……受了半輩子罪，這幾年革命了，剛往好鬧，縫件新布衫，都不捨得穿，穿過一回還沒下水，就叫婆姨收在櫃子裏了。臨到死了，他爸還說要留下咧！他婆姨不肯，還是叫他帶到棺材裏去了？」謝開英聽着，半天，插上來一句說：「呃！你們知道王仲和爲啥死那麼快？」大家都瞪着眼聽。

二七

大家都瞪着眼聽，只見謝開英說：「王仲和爲啥死這麼快？那天區長就說是得了什麼傳染病，這回開會，區長舉了那個縣政府的，還到咱們那吃水井子看了一遭，說是不衛生，我問什麼叫不衛生，縣上那人說，你們莊王仲和就是不衛生得了急症死的。」劉黑三插上來說：「噯！那這樣說來，講衛生還當要啦！不然生產好了，人不見了，那還有什麼意思！」衆人說：「咱們那井裏的水，味氣不對，怕是要挖洗一下。」這個一句，那個一句，像菜湯上的油星，碰不到一塊，陳步浩對這個才不感興趣，有聲沒氣的說：「就這樣吧！賬也算清了，今年的變工隊從今天起，散夥啦，沒咱的事了。」說着就走了，陳步浩今天心裏灰得厲害，勞動英雄沒當上，衆人還批評了一頓。一想起心裏就不服氣，劉黑三當勞動英雄，字都不

識嘛。……

說起這事情，安指導員心裏也有些不舒暢；他們幾個從玉門溝開罷會回去，在路上區長就開玩笑似的說：「指導員，咱們沒來的時候你說玉門溝會選出陳步浩當勞動英雄，怎麼樣？還是你看錯了吧！我說了不會選他，……」安指導員說：「我還想不通咧，陳步浩文化高，又會寫會算，辦法也多，你說他要命令，那劉黑三一當了大隊長，他就改了好多嘛。就說他以前不對，莊上的生產成績，大半還是他搞的吧！……」區長說：「你再有本領，要命令，老百姓就是不擁護！以後咱們工作，一心爲老百姓，方式可要注意咧！陳步浩還不就在這上頭吃虧，平常不幫助人，任務一來就硬派，要命令，當然吃不開。」

安指導員跟在旁邊走着，一邊聽一邊想，他好像想通了一點什麼，他感到今年領導玉門溝，自己還是幫助得少，玉門溝的實際情形也知道的不多，他想以後做工作，就不能這個樣子了！過幾天也還要找陳步浩談談，不能叫他灰心，明年還能當勞動英雄嘛。……想着想着，安指導員嘆了口氣說：「唉！還是老百姓眼睛明亮，有一點不好就選不上，……」縣政府的杜同志接上來說：「是呀！劉黑三辦事好說好勸，不要命令，衆人心中痛快，做起來也起勁，辦起來就有成績！陳步浩他沒有這些，開荒時候，第一次變工，變是變起來了，只一個架子嘛，就是吃了要命令的虧，當然選不上。……」

三個人說着走着，天黑就回到區上了。趕緊把材料向上級報告。

玉門溝模範莊在報上登出來了，選出來的勞動英雄劉黑三也登在報上了。這一天，劉黑三正在山上砍柴，忽然溝底下一個人喊：「嗨——黑三！黑三！縣政府打發人來找你咧，叫你到延安開會去咧！」劉黑三在山上聽，趕緊揩起半措柴，連跑帶滾的衝下山來，回到家裏，把柴一撩，一說走延安咧，一家人忙得不行，一莊人也亂了，都跑來看望。縣政府來的那個人也催得厲害，直說：「快走吧！縣長、縣書記都在臥虎鎮上等着你咧。騎上走吧！」劉黑三也是顧了東來顧不了西，帶上一個小包袱，換上一身新衣，騎上騾子就走了。

二八

劉黑三換上一身新衣，騎上騾子就走了；先是到臥虎鎮；臥虎鎮上人密密麻麻的，一到就沒停留，跟上縣長、縣書記，換上快馬就走延安城了。臥虎鎮一道街也有兩三里，兩旁盡是人，學校的小學生，站在路旁邊哇哇的喊口號，縣政府還派得有吹鼓手在鎮口大路上等着咧！馬開先勒緊韁繩走慢步，一走完臥虎鎮街，韁繩一放脫，馬一奔開，口號聲，鑼鼓聲就落到後面去了。跑了一陣，還聽見後面在鬧咧！

到了延安城，一問是勞動英雄，就開上汽車來接，汽車迎到招待所，一住下來，上頭就發下紅綢子牌牌，公家上的同志，看面容，口音都是外路唸書人，却都打着陝北腔，拉起話

來怪好懂的，那人說：「咋快把這狀元牌牌掛上，你不識字我給你唸，這上頭寫的是「勞動英雄」，把這牌牌掛在胸口上，人家一看就知道，走到那裏誰也不攔你。要見毛主席也行。你在這裏住下，有什麼事就言傳，我們給你辦，我的話你解開了吧？」劉黑三接過那鮮紅的綢牌牌，像接過一團紅火一樣，兩手直發抖，喜的不好說什麼，連忙彎腰又點頭的說：「同志！你的話好懂，我能解下。」這時，旁邊掛着紅綢牌牌的勞動英雄，也湊過來說：「這位何同志的話好懂，咱們都懂得。」說着就笑起來了。劉黑三一看，這些人也盡是莊戶人，也盡是披羊皮襖，頭上絡手巾的老百姓；胸口也掛着那火一樣的紅綢子牌牌。這些勞動英雄屋子裏就有八九個，門外院子裏還站了一羣咧。劉黑三看着，心裏好高興，在一起吃飯，在一塊睡覺，拉扯起話來就說不完，人家問他怎麼當英雄的？他又問人家怎樣當英雄的？二三百人裏頭，有種棉英雄，有拾糞英雄，有喂豬英雄，哎呀！各色各樣，真是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第二天大家就開會了，有時幾百人合起來，有時又分開來，不開會的那陣，就到那十幾個石窰裏去參觀，那裏頭擺着幾輩子沒見過的東西，一架不高的鐵架架，一塊玻璃上擺着一滴生水，從那筒筒往下看，水裏的東西，肉眼看不見的，從這裏就看得見，只見那生水裏就有數不清的小蟲蟲，還扭來扭去咧。站在旁邊的那個同志說：「老鄉！看見了嗎？這號生水咱們就不敢喝呀。你看有多少蟲？！喝了要害病。你看這邊是開水，就沒這些活蟲蟲。」劉黑三看着聽着，記在心上；又走到另外一個窰洞裏去看去了。哎呀！就這麼一直停留了兩

個月，吃也新鮮，看也新鮮，真是大閨女坐花轎，頭一回咧！臨到最後一天，毛主席給大家報告，毛主席的話也好懂，他說：「勞動英雄們到這裏來，開了這麼久的會，互相學習，都得了些新辦法，勞動英雄都是有功勞的人，給老百姓辦了好事，回去更要辦好事，不要擺架子，不要耍脾氣，明年我們再來開會，看誰辦的好事多，他就考第一名……」毛主席說話的時光雖說不長，說的意見可是不少。劉黑三記性強，這些一解下了，就記下了，他說回去一定要給大家說。

劉黑三回去那天，同縣長、縣書記一塊走，還沒到臥虎鎮，早就有信去了，臥虎鎮上集合了四鄉的自衛軍，連商會也把商人組織來了，還有看熱鬧的人，真是鋪天蓋地！劉黑三他們一下馬來，縣長拉着他，兩個人并排手牽手的走，劉黑三胸口掛着紅綢子牌牌，還掛了一朵大紅花。頭昂起像一面旗子一樣，迎着風直往前衝，街道兩旁的人就盡是鼓掌，真是威風！

在臥虎鎮上吃了一頓飯，就開羣衆大會，這回縣上走延安開會的勞動英雄，一共是三個；一個是婦女，叫做模範抗屬折玉蓮，一個是模範退伍軍人，勞動英雄楊懷山，再就是劉黑三，那兩個是甲等英雄，他是特等英雄，會上，大家叫報告延安見毛主席的情形咧，先是折玉蓮講，再是楊懷山講，輪到劉黑三跟前，天就不早了。

二九

輪到劉黑三跟前，天已不早了，只好說：「以後再講吧！延安會上的一些情形，剛才兩位英雄就說過了。」

一說散會，劉黑三從台上下來，認得他的人都不好跟他拉話，人都想：「他那手跟毛主席、縣長握過的，他還跟咱拉手咧！看他牛成那樣子！」這麼一想，都站在一邊看咧。劉黑三見了熟人也沒心意答理，他吆了一個驢，驢上馱着他這回得的獎，有花毯子、鏹頭、旗子，光算鏹頭就有好幾把，毛驢連跑帶跳，就只聽見叮叮噹噹的響，劉黑三手慌腳亂的怕這個掉了，又怕那個掉了；又急着趕回家，那裏還顧上跟閒人拉話，吆毛驢就走了。

劉黑三這回走延安開邊區勞動英雄大會，得的獎可也不少。獎的東西折錢就有八九萬，額外還獎了五萬元咧。這一回，全家人好比拾了金銀財寶，人人喜氣洋洋，夜黑裏燈兒也顯得更亮，白日裏灶火也燒得更旺；左鄰右舍，前莊後院的人，聽說劉黑三從延安回來了，活像是市鎮上遇集，人川流不息的來了，謝開英媽還沒進門，就嚷：「喲！你們家裏人走了異鄉門戶呀！開過大會呀！有啥好看的拿出來瞧瞧，有啥好聽的也給向外說說，讓咱們女人家見識見識嘛！」劉黑三笑着說：「你看！我剛回來嘛，這些窯壁上掛的就是，咱延安縣誰也

沒我這麼多！」謝開英媽正爬上炕，摸着紅旗子看是什麼料子的；門外忽然進來了幾個公家人，有縣長，有區長，劉黑三像貓一樣的一個縱身跳下炕，直喊：「快！回來上炕！快上炕暖暖！」縣長還沒說話，區長就大聲說：「快找全莊男男女女來開會吧，把延安會上的情形給大家報告！」縣長說：「就在這個窩吧！我看還不小，能擠下，窩裏又掛了這麼多東西，就在這窩裏開吧！」劉黑三應了一聲好，就跑出去找文漢保，莊裏自從王仲和死罷，村長工作歸王仲和老子做；王仲和老子年紀上歲數了，實地就是文漢保在當村長咧。文漢保一聽說縣長來了叫開會，連忙找人，男人女人全來了，一個也不短，劉黑三正窩裏裝的滿滿的，連拐窩裏也擠滿了人，文漢保吆喊了幾聲，叫大家不要說話，會就開始了。縣長靠在鍋台邊手裏拿了個紙片片，他說：「咱們玉門溝創造成了模範莊，這回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獎了你們莊一條牛，折成四萬元，由我帶給你們。」縣長從懷裏掏出一包票子。男人們一聽說獎牛，直往前擠過來，女人們就伸着頸子瞪着眼看那綠花花的票子；都說：「哎呀！四萬元呀！是够買一條好美牛，這下好了呀，沒牛的就輪着有牛使喚了呀！」說着就笑就拍手，窩洞裏頓時成了一窩蜂，鬧轟轟的，文漢保喜氣得直用兩手擦着耳根，望着這個笑，又望着那個笑；縣長便趁着這個勁頭上，大聲說：「牛是到你們莊上來了！還有一件事咧，就是有人眼紅，不服氣咧，要跟你們比賽咧！」「誰個？誰個？」大家都吵起來問。「就是吳滿有領導的吳家棗園嘛！」縣長望着衆人，停了一下說：「人家說明年再開英雄會時要趕過你們！」

還訂出了三條給你們競賽，看誰完成任務！」文漢保插上來問：「那三條？」「就是這回大會上毛主席號召大家生產、識字、講衛生，就比賽這三條！明年的英雄更要多，誰衛生好，識字好，也能當英雄，也能上延安見毛主席！」劉黑三二二個人在炕上，他不說話，臉上總是笑嘻嘻的。文漢保忍不住站起來說：「這個比賽還不是爲咱們好麼！今年說開荒比賽，變工比賽，別人我不說，光我就往上跳了一大格輪，大翻了一個身；明年再來一個生產、識字、衛生比賽，你看！公家這好主意！就是叫咱老百姓越過越美氣，我一個人也應戰！」文漢保這麼說，心裏就記起上月陳步浩分糧的事，只恨自家不識字，不會寫算，說出句話，人家反過來倒把你的嘴按住了，老子明年非好好識字不行！恨不得馬上就要往起搞，抬頭一看，衆人都不言傳，急得馬上就說：「爲啥都不說話呀？怕給人家比賽咧？這才是叫公鷄拉屎，一頭一節硬，後一節稀啦！日後牛拉到莊上，人家見了才羞咧，說模範莊就只模範一回咧？我是一個人也爭這口氣！」衆人說：「來是來嘛，這回困難就比前回多啦！」縣長邊插上來說：「識字、衛生比賽，困難是多，你們莊有幾個人識字？」「就只陳步浩。」縣長又說：「你們莊衛生是歷來不好，莊裏到處是糞，吃水井子也不淨。」劉黑三記起一件什麼事，大聲喊：「這些事當要呀，王仲和死那麼快，就死在不衛生上呀！我在延安看見了一架什麼鏡，哎！我這人真是，問了又忘了，從那鏡子底下看生水，盡是活蟲蟲，生水喝不得，王仲和喝了生水。」衆人慢慢議論開了，姬保林老漢說：「修上個廁所，挖洗水井，這跟修橋補路一

樣，都是爲衆人好的事，這要搞！識字麼，年青娃娃莊裏也不少，趁年青學幾個，我們這輩人是光眼瞎，總不要叫他們跟我們一樣！」老人家一說開了，話就長，有的人聽，有的人就拉開別的去，摸摸花毯子，扯一扯紅旗子。

三〇

有的人摸摸毯子，扯一扯紅旗子，縣長見會開得亂了，便說：「比賽的事你們什麼時候再討論討論，現在讓勞動英雄講話吧！」劉黑三擦着嘴巴，正要說咧，有好多面也不露面，在拐窩裏喊：「勞動英雄給咱們說些延安新鮮事情吧！」這邊也就有人馬上應着說：「對啦！說毛主席怎樣招待你們呀。」劉黑三沒開口，臉就紅紅的，一開口就是：「哎呀！自出娘肚子沒見過這麼大的世面，對咱們勞動英雄是再好也不能了。毛主席請咱們在一搭吃了飯，賀司令還敬了咱的酒，跟咱划了拳，說起來是好菜點齊了，天天是坐席，有一回端上來一隻全鷄，嚙！真把我急得，尋不上個吃法，活這麼大沒見過咧！還有一回坐汽車去洗澡，上了汽車站的穩穩的，忽地一下汽車開走了，直把我閃得差一點躺倒了。哎呀！抓也沒個抓處：「一直說得大家差一點笑死了。劉黑三也笑了，笑的連鼻子圪塔也捉不住了。他擠着眼睛，接着說：「這回政府是把咱們老百姓抬到天上去了！在舊社會上那裏去尋這號事？毛主席

說：大家好好生產，生活過好了，吃好穿好，就搞文化，講衛生；毛主席處處爲咱老百姓謀慮，咱就跟定他走，大家明年生產加油，都當上英雄，都到延安去見毛主席！我的話就完了。」大家都拍手點頭，陳步浩却把嘴角往下一拉，對劉黑三瞟了幾眼，心裏是看他不上，從延安開了那麼久的會回來，會上學到些什麼辦法了呀！也不給衆人宣傳，一開口說是吃呀，坐汽車呀，好的辦法，上級好的指示就記毬不得，又不識字，又不能把首長說的話記下來。再看那天鎮上開歡迎勞動英雄會，別的勞動英雄比他說得多好呀。茄子一項，豆子一項，一清二楚的，只有他就愛誇這些，把自己誇成什麼樣子了……正想着，縣長說散會了。人都走動了，忽然文漢保在他肩上拍了一掌，笑嘻嘻的說：「哎呀！愛死人了！」陳步浩吃了一驚，問：「什麼東西愛死人？」文漢保說：「勞動英雄嘛！」陳步浩也不聽文漢保說完，聽了一聲就走開了。文漢保也就一個人低着頭，一路走一路想：「我來邊區才兩年，今年一年就翻了一個身。哎！這是好地方，明年再翻一個身，盡大力趕他，還當不上一個勞動英雄？政府裏縣長都來了，政府裏話句句對着哩！說變工生產好，變工生產就是好……」他想今年往回措穀子，那穀子又重又沉的壓得他混身上下盡是汗，他喜得臉上也笑了……

劉黑三開了會下來，到今天他才靜下來似的，他用兩手擦着他那絨毛蛋一樣的鬍子，兩眼直盯着那審壁上的紅綢旗子，他也不覺得怎麼亂哄哄的了，也能够靜靜的想一想了，他想到明年的生產，怎麼搞咧？荒地不多了呀！要怎樣才能發動全莊人多打糧咧？怕只有多上

糞，選好籽種……他忽然記起了什麼，哎呀！這東西差一點忘了，他拿出一個布口袋，慢慢的解開來，他父親問：「這是帶回的什麼呀？」「狼尾穀籽種。」劉黑三笑嘻嘻的說：「政府給咱的，說這穀種，蟲不蝻，雀兒不搯，一垧地趕平常穀子就多打一升細糧；明年要改良農作法，多打一些糧，咱們種它！」他父親伸過手來，抓了一把撒在手心裏，用指頭撥着說：「哎呀！真是沒見過，顆粒就大嘛，分一些給莊上人種吧！」「對！以後給大家分，這生產上的事，我還要好好想想，當了勞動英雄，做什麼事都不能隨便，明年的事還多咧！搞好了生產，還要搞文化、衛生工作。」

父親見兒子當了勞動英雄，他說的自己又不懂，就只管點着頭發笑。一邊摸着鬍子，一邊說：「大後天就是我生日啦，張家窰子那算命的，說我今年六十八歲上逢大喜，哈哈，真是算得準。」

劉黑三也笑着說：「大（爸）！你老就六十八啦；哎呀！我也差一點忘了，這回一定要好好熱鬧一下，你老看怎麼樣？」劉黑三又摸着他的圈臉鬍說：「熱鬧一下也好，你老也受了半輩子苦，在這新社會裏，也該快樂快樂，再說勞動英雄的父親做生咧，不熱鬧也不體面咧。」

他父親摸着鬍子，一下一下的點着頭說：「真的要熱鬧一下，哈哈，黑三！你看着辦吧，咱們如今還有呀，你看着辦吧！」

「對！我謀慮一下，就這樣辦：請兩班吹手，叫五個人炒菜，流水席吃三天，遠近的客都請，排場要大。」劉黑三說着說着忽然停了下來。

三二

劉黑三說着說着，忽然停下來，現在他不像以前那麼二桿子脾氣了，想事情也想得周到，他忽然擔心這事情謀慮得不周全，在屋裏轉了一圈說：「大！咱如今是勞動英雄了，做事情不能冒冒失失，還是到鄉上跟指導員商量一下吧。」

他父親也忽然變得沒有主張起來了，便說：「好！好！快去跟指導員商量吧！哎呀！我也拿不定主意了。」

劉黑三真的奔到鄉上找安指導員去了。見了指導員，便把打算跟他父親做壽的事情說了出來，最後說：

「咱如今做事不能冒冒失失了，我想我當了勞動英雄，給老人做壽要體面一些，僱兩班吹手，再請幾個炮手，吃三天流水席……你看這樣得當吧？」

指導員聽着聽着眉毛就扭成一坩塔了，也不開腔，只管抽旱烟，劉黑三覺得不對，低聲說：「好指導員咧，咱全靠你扶持麼，咱那壞脾氣全靠你才改了一些，這事情你好友給我出

個主意，我不把你看成親人，就不來問你。」

指導員把旱烟灰敲了，咳了一聲嗽說：「哎呀！這家務事我也不好說得，給老人做壽也應該的嘛，只有一點，排場太大了！」

「排場大了怕甚？勞動英雄請客，排場不大還行？不體面嘛！」

劉黑三道麼一說，安指導員又不做聲了，臉色還是陰沉沉的。劉黑三說：

「指導員！我最近工作上有了差錯？！」

「不是的！」安指導員搖着頭說：「我有一個意見，你還是排場不要搞大了！一則太浪費，你這請兩班吹手，吃三天流水席，得花多少錢，唯少得二三十石糧！你這麼花費，明年生產基礎就弱了，拉不開手！那麼多糧也是一年辛辛苦苦掙來的；再則要這麼大排場，惹起人家說，當了勞動英雄就牛起來啦，跟咱凡人不一樣啦，人家會說咱驕傲；人常說：「自誇沒人愛，殘花沒人戴。」還是請一兩桌客，歡喜歡喜，熱鬧熱鬧就對了。」安指導員慢慢的在地上敲着烟灰，接着說：「我這話全是爲你兄弟謀慮，你當勞動英雄，是自己生產好，幫助羣衆好，衆人才推舉的，紅花要有綠葉扶持呀！你可要記住這點；以後多幫助人，不要要自己是勞動英雄！」安指導員又敲着烟管說：「明年你還要當勞動英雄，年年當勞動英雄才光榮嘛。莊上陳步浩不服氣你，在趕你咧。文漢保也在趕你。你可要操心領導生產，做出成績來呀。」

指導員的話，句句落在他的心坎坎上，越聽越覺得對，臉也就跟着發紅，眼睛也明亮起來，他站起來說：「好指導員！你說的對，全對着咧，我全記下了！」說着就回去了。

劉黑三回到家裏，他一晚就沒有睡着，今晚他心裏裝滿了什麼東西一樣，翻來翻去總是睡不着，一會兒指導員的臉，又映到他眼裏來了，一會兒那紅艷艷的大旗，被風吹得呼啦啦的影子也映到他眼裏來了。他的紅旗在不停的向他招手，呼喚。……

劉黑三躺在炕上，他的心在向他說：「兩手抓牢那呼啦啦的紅旗呀，紅旗長久在你手裏，你就光榮，你就長久快樂！」

劉黑三他記着這些話，記着指導員的話，他在詳詳細細的計劃着幾件事：

明年種狼尾穀，把莊稼務好，多上糞多打糧……

明年莊上成立識字組，年青人都識字……

明年莊上衛生工作，一定要挖洗一下吃水井子……

劉黑三想着，安指導員的影子又映到他眼裏來了，呼啦啦飄的紅旗也映到他眼裏來了。

他想：「安指導員領導着，跟着他走，呼啦啦飄的紅旗，要長久長久的拿在自己的手裏！」這時，外面的鷄在叫着，天也亮了。劉黑三一個人走到他的牛欄裏，給他的大犍牛添了一大把草，好久好久都捨不得走開。

北方文叢

第三輯

犧牲者(短篇)	我的兩家房東(短篇)	翻身的年月(中篇)	紅旗呼啦啦飄(中篇)	李家莊的變遷(長篇)
柳青	康濯	周而復	柯藍	趙樹理
同志你走錯了路(話劇)	逼上梁山(平劇)	白毛女(秧歌)	人民英雄劉志丹(唱本)	四十八天(報告)
姚仲明	集體創作	賀敬之等	孔厥	陳祖武

紅旗呼啦啦飄

著者 柯藍

編者 周而復

發行所 南洋書店

九龍樂道一號二樓

總經售 海洋書屋

香港堅道一三五號地庫

經售 各大書店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0001 — 2000

周而復主編

北方文叢

第一輯

八月的鄉村 (長篇) 蕭軍

滹沱河流域 (長篇) 馬加

黎明的閃礫 (中篇) 劉白羽

李勇大擺地雷陣 (短篇) 邵子南

邊區人物風光 (報告) 丁玲

新的一代 (報告) 荒煤

回憶延安 (散文) 何其芳

吳滿有 (長詩) 艾青

子弟兵 (話劇) 周而復

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 (論文) 周揚

第二輯

洋鐵桶的故事 (長篇) 柯藍

李有才板話 (中篇) 趙樹理

茅山下 (中篇) 東平

高原短曲 (短篇) 周而復

劉巧圓 (說書) 韓起祥

潞安風物 (報告) 吳伯蕭

荷花淀 (散文) 孫犁

王貴與李香香 (長詩) 李季

三打祝家莊 (平劇) 任桂林

釋新民主主義的文學 (論文) 艾青

海 洋 書 屋 刊 行

香 港 堅 道 一 三 五 號 地 下







國家圖書館



004651679



3

< \$ 1.60